





省齋文藁卷第二十七

周益文忠公集二十



啟
書親書狀附

除右相答洪內翰啟
淳熙十四年

備數樞庭何有籌前之畧升班鼎路寧無歇後之譏方
切慙顏遽勤慶問眷私厚甚翰墨粲然承借重於北扉
專主盟於南省對夜蓮而視草雖微褒袞之榮放春榜
而登庸尚繼棣華之盛其為感頌交集襟棕敢異高明
曲垂炳亮

回葛尚書云

敬致感藏并伸頌禱秋官久次遠猷屢
沃於淵衷春榜高張大用行遵於故實

答王丞相啟

倚夫子之墻昔嘗庇德次蕭何之第今復親仁方俯極
於欣榮乃仰勤於問遺名花異果旨酒嘉餚珍餉駢羅
飢腸饜飲坊名丙午已叨盛事之逢象迺魁三更喜餘
光之附其如謝悃併俟面陳尚望鈞慈俯垂鑒察

答史太傅啟

冒處機庭久矣空餐之愧延登鼎路雜然伴食之譏知
印累旬汗顏數四竊念某奮身孤遠逢運休明一時清
要之官叨塵殆遍二府弼諧之地忝冒居多本圖退伏
於民塵何意誤尸於宰事方其壯歲尚陳力之無堪矧
此衰年豈代工之有補雖荷聖知之厚其如賢路之妨

茲茲伏遇某官澤被生民勲藏盟府師維尚父爵齒俱
隆壽昇僖公熾昌未艾報國每肩於忠槩推賢尤出於
誠心將鉞求人如蕭何之知韓信相才在下如仁傑之
薦東之是使迂愚亦蒙選任曾占詞之未果辱疏問之
相先感悚交深喻言莫究

謝趙丞相頌德云

茲蓋伏遇某官澤被生民勲藏盟府累年出鎮已底多庸一節來朝

即還上哀報德每肩於忠槩遜能尤出於誠心是使迂愚亦蒙選任畫一之模具在所願恪遵居東之望滋隆更期適拜其為瞻頌罔究名言

回在外侍從啟

有常立武初何補於籌前應變守文乃旁求於歌後凌

兢拜命俯仰懷慙豈謂某官恕以取人仁於念舊故當
持索之日每借噓枯之言迨此叨榮首茲贊喜三復情
文之厚載增哀朽之光悚感交懷喻言奚究

回金陵錢參政啟

比審聖心念舊宸渥加新超秘殿之大名仍陪都之重
寄演綸四達贊美同辭恭惟某官百行備乎一身多文
該乎六藝用之致主在臬夔稷契之間推以牧民出召
杜龔黃之上久茲居守籍甚能名吏畏之如神明人倚
之如父母至於儲糧而備歲歉捐俸以寬民租世之所
難公有餘裕姑疏榮而進律即趣召以柄朝既類蕭何

留關中而入相必同欽若帥江表以登庸上意則然僉
言攸屬某比勤公礼仰佩謙光適銜太極之哀遂廢小
夫之牘其為愧悚未易名言

回太平州張閣學士子穎啟

掄才禁路分鎮當塗條教一新謠謔四起恭惟某官鍾
英河嶽被遇冕旒獻納論思名夙高於法從中和宣布
課屢最於藩方乃眷舊邦游頌卧理吟翰林之風月壯
牛渚之江山即奉賜環遂榮聽履某倣瞻去旆已辱來
緘欣感交深敷陳奚既

回史待制彌大啟

茂膺帝渥歸奉親權正持橐之朝班領遊帷之仙籍身
名俱泰忠孝兼全恭惟某官博洽傳家謙恭迪德秉心
無競有真長者之風見義必為得烈丈夫之槩生雖由
乎富貴力自致其功名久藉論思倏懷定省懇忱詞
之布煌：異數之加以禁從而侍公槐何殊魯拜用金
章而施綵服增煥萊嬉厚福方將芳徽益暢其特勤緘
貺深戢眷存莫殫頌德之言徒積仰高之志

回宋尚書貺啟

千萬歲堯封之祝方舉壽卮三十年漢橐之英宜承霈
渥倣還寵數昏愜輿惟恭惟某官厚重疏通精明練達

均節著地卿之効保釐高天整之功久樂燕閒坐綏祉
福繫紹興之近侍率多白髮之新豈延閣之隆名未復
青壇之舊果膺簡記申錫恩綸顧異數之方來知脩齡
之益永某過勤謙柄特枉書郵在佩刻以良深非叙陳
之可究

回福州帥賈侍郎選啟

簡求禁橐擢領藩符涓日之良殿拜茲始恭惟某官家
傳學術世號吏師典郡著廉平之稱登畿馳休顯之譽
浸厚宸知之渥越躋法從之華適謀帥於七閩肆出綸
於九陞海山環境古稱富盛之鄉冠蓋盈城今日詩書

之國佇報中和之政，即還嚴近之班。某過辱書函，備形謙柄，其如悚感未易敷陳。

答紹興李叅政啟

伏以禹會雄藩，吳京近輔。上求良牧，今得宗臣。祭戟再臨江山，增重恭惟某官。忠嘉致主，德業端朝。自卷懷於經綸，屢申昇於符竹。益用承平之故事，不離寰內之名城。乃由東陽復殿於越，去思來暮。兩邦謠頌之交騰，送舊迎新。二境旌麾之相接，若時壯觀。實掩前聞，視劉寵以有光。佇次公之入相，某方脩慶牘。過沐華絨，佩謙德之滋隆。愧懦衷之不敏，其為欣感莫究。名言

答婺州蔣尚書繼周啟

茲承涓選，休辰奉宣。寬詔光騰，星婺潤浹。日畿恭惟某官，學識該通，風猷粹穆。居則示安和之度，動而形忠謹之言。三獨坐之立朝，寄方隆於耳目。一把麾而去國，郡猶付於股肱。諒方茂於棠陰，即進儀於槐路。尚稽脩慶首辱貽緘，在感悚以交深。非叙陳之能既。

回紹興帥殿撰張侍郎杓啟

淳熙十五年

茲承光膺臨遣，榮寄保釐。加書殿之清資，示帥藩之異數。恭惟某官，儒猷世濟，家法躬行。自還簪橐之班，彌厚冕旒之眷。屬漢陵之初卜，咨舜收以往臨。血指汗顏，昔

有旁觀之嘆盤根錯節今彰利器之功諒甫畢於因山
即適歸而曳履其未遑馳問先辱飛文佩刻滋深感藏
無斁

回趙丞相啟

伏審就加恩渥因任藩符隆一品之文階增十連之壯
觀詔除甫下衆聽咸竊以賜位之崇有邦所重若稽
漢制與上公而比隆爰暨祐陵非舊弼而弗授倘任藩
宣之重必加稱謂之殊又虛厥官今見盛舉恭惟某官
忠醇簡亮博大通明與學立軻之傳嘉言稷契之合身
儀廊廟名震華夷姬旦居周奠枕底庶邦之靖召公分

陝憇棠踰四載之期雖懷歸屢貢於封章而注想彌深
於宸扆土疆未復正需燮伐之謀揆岳迭居還俟調元
之拜茲揚邦渙姑聳民瞻某嘗布慶緘未脩公牘重荷
能謙之施實增不敏之慚其在傾依莫勝借喻

回鄭尚書丙啟

茲審茂隆睿眷申命詞廷雖德業淹留深鬱朝紳之望
而里閭燕息殆同畫繡之遊恭惟某官望重一時學闡
百聖銓曹詞掖並高獻替之聲閩嶺稽山交著蕃宣之
績姑錫遊帷之命即陪籌幄之班某方欲馳辭已勤枉
問其為欣感未易敷言

回富沙程尚書大昌啟

試言白玉之堂蚤陪後乘脩貢紅雲之島幾作先驅遙
聞幕府之間倍切襟期之喜恭惟某官學該上古文儷
先秦直道忠言結知惟舊陰功惠政及物者多垂參兩
社之聯尚屈專城之寄仁風搖扇掃殘暑於初收甘雨
隨車轉豐年於樂土民謠既洽驛召何遲某方治書郵
已勤緘翰不替同年之好可知異日之心欣感交懷指

陳曷諭

回廬州鄭都承興高啟

疏榮宸宸分鎮淮壖威惠所加兵民胥悅恭惟某官持

身廉恪秉德靖共屢馳使傳之華久率賓臚之屬奉承
密旨既深練於邊防典治雄藩宜具孚於德意少需報
政即趣還朝念脩慶之未遑辱貽緘之先逮其為欣感
未易敷陳

回王尚書希呂啟

兗班邃閣均逸遊帷宸眷彌加輿情交作恭惟某官氣
剛而裕學博而醇抱文武之全材勵功名之壯志垂升
廊肆復擁藩麾三至淮壖民愛之如慈父獨當一面上
倚之為長城力尋香火之盟暫適江湖之興觀禮遇之
隆若此則延登之近可知某特枉緘書備欽情誼其為

感悚未易敷陳

回施樞密賀冬啟

黃鐘應氣歲臨天統之初綠野景舒身逸璣衡之外居
然百順集此一陽恭惟某官名與功偕道隨剛長日萬
幾而佐理久底殊勛畫三接以承恩行躋元輔曾空函
之未達辱華翰之先臨感頌交深敷陳罔究

回施樞密賀年啟

淳熙十六年

曆正己酉倣紀歲年之端生當甲辰是為天地之合灼
然亨會屬我宗工恭惟某官德與日新運隨時泰朔野
甲兵之運昔談笑以立銷平泉花木之春今優游而坐

享顧右府方虛於使領對昌期即奉於召書方圖七牘
之修已沐華緘之既其為愧頌未易殫論

拜左相回趙丞相啟

廟漢廷右地久矣躡居天道左旋茲為序進內循忝冒祇
益兢惶伏念其材無他長愚乃自信昨結登畿之綬獨
蒙傾蓋之歡慰藉揄揚殆非一日凝丞輔弼遂閱十年
在斥免以當然乃超踰之滋甚覲顏外著感臆中深此
益伏遇某官學號儒宗望推邦棟杜房事業已兼謀斷
之長文呂聲名方趣平章之召延英既啟尚父何疑某
過沐撫謙特貽華翰懇：莫殫於心畫拳：姑俟於面

陳氣序暄和征途暇豫願謹衛生之節來承注意之隆
回史丞相浩啟

廟廷右地久矣躡居天道左旋茲為序進內循忝冒祇
益兢惶伏念某材無他長愚乃自信每見輕於流輩獨
倚重於儒先慰藉揄揚殆非一日凝丞輔弼遂閱十年
在斥免以當然乃超踰之滋甚覩顏外著感臆中深此
蓋伏遇某官盛德被躬至仁及物以厚風俗壽民生之
脉以進人材堅邦國之基天惟監於忱誠身自安於榮
祿肆推餘蔭俯逮孤踪某方欲馳詞已勤枉問占東垣
之上相有慚垂象之光望南極之老人但致延年之祝

其為愧荷罔究名言

回錢叅政良臣啟

當軸處中積慚尸素正朝專面旋被恩榮忝冒滋多周
章失措竊念某資身無策與世寡諧偶際運於千齡踵
受知於三聖試之久矣竟無一日之長退亦宜然乃進
百寮之長誰為推輓曾有螢緣此蓋伏遇某官冠冕諸
儒羽儀四近久擁碧油之旆暫哦綠野之詩俯眷齊年
嘗叨共政諒嗟枯之非一宜借潤之在茲比僅達於私
書乃特勤於公禮其為感愧罔既敷陳

除少保回錢叅政啟

畫衮繡裳際兩宮之內禪篆車希冕躋左棘之崇資弗
獲控辭惟慚虛受竊念某都無術業但有遭逢十載政
塗皆尸祿素餐之日千齡聖旦適處中當軸之時既極
文階遂聯孤保繫褒遷之特異由幸會之非常跼蹐拜
思忸怩就列茲益伏遇某官德推輔世志切澤民紫樞
之長方虛綠野之遊何暮俯眷趨承之舊每加獎予之
深坐使叨塵曼超倫比某方茲入謝正爾馳詞已勤削
牘之臨備仍鳴謙之意其為感作固既敷陳

除判潭州謝宰執啟

紹熙三年

分麾楚境已叨起廢之恩通籍殿廷更耽懋官之典荷

大鈞之平施慙巧匠之旁觀伏念某猗無他長而好自
用累卵至危而弗悟奔車既殆以猶馳向非上聖加憐
群公交助以合投身於溝壑豈容遁跡於山林而三閱
歲陰再勤鈞冶西山卷雨甫辭畫繡之縈湘水行春復
假青氈之寵龍光所被駕鈍奚堪此益伏遇某官德茂
皋夔功崇闕散每作成於多士尤軫念於陳人諒啟擬
之頻煩致叨塵之雜沓載念某年幾七十夙懷納祿之
心石冒四千今愧食功之誼屬方洗印未敢叩閣姑仰
副於上恩當嗣伸於下悃尚繫鴻造沈遂丹誠其在感
悰曷勝言喻

謝史太師啟

鍾陵起鎮畏貝錦以辭行楚甸分麾還青氈而假寵上
恩山嶽孤跡淵冰竊念其久矣貪榮幾於患失積妨賢
於政地紛召怨於周行向非仰恃者天且有陰為之地
自應竄斥敢望全存何期頻歲之間疊拜除書之下湘
波浩蕩許以承流奎殿穹窿容其通籍固出聖神之眷
寧無培植之功茲益伏遇某官致主勲高經邦道廣雖
榮歸於故里每軫記於陳人諒因入覲以噓枯遂藉裏
言而起廢然某年齒已暮政術可知備孟子達尊者三
尚復為臣之致况孔戣宜去者二敢當自助之留姑少

副於宸衷即勉追於賢躅庶無負平日高山之仰亦不
辜異時流水之知感詠交懷敷陳奚究

回隆興帥施樞密師點啟

雲飛南浦避賢路以辭行星壽長沙戴聖恩而強起鬱
衡廬之相望聚軫翼之分光况異時聯鳳沼之榮且頻
歲共鴻樞之政緬懷曩契載託寶鄰恭惟某官道德宗
工文章雋老結兩朝之深眷歷二府之巍班貝胄朱綬
已奏藩方之課袞衣赤舄即宣揆席之麻某視印有初
馳詞獨後疆連壤接葭倚玉以堪羞氣合志同蘭斷金
而有賴永言欣懌難盡敷陳

回靜江趙侍郎思啟

春官攝貳嘗陪綿蕞之儀楚甸分麾今托寶鄰之好方
謀注記先辱摘詞恭惟某官喬木故家儒林宿望材術
徧揚於中外事功交著於邇遐閱歲海邦已膺褒璽指
期魏闕遂秉政機某甫達湘流正資河潤欽佇錫還之
新渥首圖廷勞於近郊欣頌兼懷敷陳奚究

回江陵章侍郎森啟

山帶衡陽隸荊州而成賦地瀕湘浦會江水以朝宗古
尾楚而附庸今夾湖而分鎮未講善隣之寶先煩執訊
之書恭惟某官以義理之文作詩書之帥威望比高於

江左中和方布於渚宮簡在九重秩已增於宣帝延登
兩社名豈減於次公乃眷疲駕久親庇賴譬諸西燕竊
寄興於東流幸以南貧復分光於北富欣愉斯至頌詠
奚窮

回金陵余尚書端禮啟

六卿分職昔臺省之焉依十國為連今江湖之相接方
懷思於乂要欲展布於遐悰乍因簿書致稽簡牘逮辱
先施之寵可勝不敏之慙恭惟某官莊重秉彝剛方植
操學問成於真積猷為著於躬行峻參喉舌之司密隣
金鉉榮領股肱之郡仍佩玉麟期年成居守之功指日

下延登之命某身縻符竹心繫立契念出處之正殊恐
游從之難必徒深企詠莫究願言

賀陳叔進除同知啟

簡求八坐延拜四隣用掌禮之鴻儒付本兵之大柄蓋
六藝成於夫子可辟萊俘而一編授於留侯卒籌漢幄
何嘗弗聞軍旅之事夫豈不全智勇之名必惟其人乃
振斯道恭惟某官沉謀先物古學造微令聞施諸身多
士之所楷式嘉猷告於后近臣以為表儀演絲綸於掖
垣成羽翼於望苑逮茲圖任翕爾僉諧正卿五世之昌
已昭祖烈丞相六奇之計行闡家聲某託契有初辱知

良厚屬充員於郡國昉依苾於廟堂欣幸攸深敷陳罔
究

回江東漕楊秘監萬里啟

集浴鳳之池積愧車茵之忝冠沐猴於楚更慙轄蓋之
臨辱大睨之先施負小夫之不敏恭惟某官文規姚姒
道出義黃直節脩能眾共難者獨易耳要官美職人所
就者輒違之惟九重簡眷之深且多士依歸之久履端
伊始泰內何疑某久濶襟期每思簪盍郡國雖分於兩
地江湖實共於一天湘水岸花我正哦公之留詠鍾山
雪竹公當訪我之舊遊聲畫遙陳悃悃莫盡

回豐漕誼啟

六條察州千里命駕倣臨封部大播歡謠恭惟某官學問見乎躬行才猷存乎世濟永懷先烈歷仕三朝清風著於拾遺執法之時敏德高於將命談經之際繫賢孫之是似考流輩以誰如暫屈乘輶即看持橐其一違冰峙屢對炎蒸注目剡溪悵莫諧於訪戴庇身荆水幸將遂於依劉方尺牘之僅馳乃公函之疊委其為愧感因究名言

回豐漕生日啟

某竊以誦哀父母之詩每感左垂之日讀寡兄弟之禮

况當右拱之時曾未釋於端憂敢與聞於贊喜伏蒙某官嗟枯意重激潤才清篤聯事之至情致執謙之善頌既邁吉甫穆如之作又形仲尼仁者之言申以醪牽重之儀物恭敬而實兼備於未將正則而均有光於初度其為心感尚俟面陳敢冀_台逮慈特垂字照

賀豐漕生日啟

紹熙四年

康節編年甲辰為首屈平紀月攝提是先既聚粹於古今宜鍾英於德業功名富貴我固有之耆艾熾昌天方俾爾某念昔傾蓋而如故幸茲同官而為僚三公惟其人願致槐庭之祝千秋無有害更伸椿筭之蘄微物將

誠別緘讀聽

回江陵章侍郎賀年啟

四時之首載記上春千里而遙阻陪下客感流年而拊
髀篤鄰好以傾心恭惟某官德望日新政功時敏吞雲
夢之澤浩：襟懷成章華之臺照：景物順履人正之
吉適符王觀之期行度玉墀遂調金鉉某僅傳雁字過
沐鯉書會癸丑之年悵越吟之未繼正孟陬之月幸楚
些之同歌在企詠以交深非叙陳之可究

賀葛知院拜右相啟

紹熙年

茲者上初命相公首奮庸國有世臣既積德有功而後

用天將大任况旋觀歷試之甚詳方永世以無窮宜群
公之交賀恭惟某官躬被九德學該六經文如日星之
麗天量若江湖之容衆儒科奕葉遠矣高曾法從三朝
盛哉父祖粵若結綬王畿之日已皆秉鈞宰路之期然
猶立朝二十年執政四五載始揚渙號序進鼎司益更
踐多則望實益隆眷知厚則倚毗茲久為房為杜掩唐
史之舊聞如呂如韓繼朝家之盛事某夙陪禁直嘗接
政途心雖決於歸田身豈離於播物其為欣忭固究敷
陳

回富沙陳守居仁啟

政成黃鶴之樓璽書誕布身入紅雲之島符竹增光况
密隣於故鄉諒深愜於雅志恭惟某官德量江海詞華
日星近臣畫規久著演綸之譽仁者有勇更推治劇之
才肆頒易地之恩庸示朝天之兆少需五月即綴三台
某過休謙勤特貽緘翰篋有潛藩之綬昔恨阻於一行
心懷同榜之英今遙思於參坐其為頌詠因既敷陳
賀余同知端禮啟

輟總銓曹進陪籌幄兵權加重國勢彌隆恭惟某官信
敏而恭直方以大抱經綸之奧學儲蠖濩之深知曳履
中臺昨已期於大用佩麟留府人咸歎其小淹逮趣召
以來歸果奮庸而圖任夫以文武兼資之素久全知勇
於胸中則於樞機協贊之初足運華夷於掌上功名之
立日月以須其夙幸同朝茲叨乘障逖聽郵傳之至可
稽賤敬之脩其在歡悰曷勝言喻

回何運使異啟

倦直諫披榮持漕節聞九重之臨遣函致尺書逮六轡
之遄驅遽勤公牘厚甚綢繆之意粲然黼黻之詞三復
以還載欣奚喻恭惟某官抱精粹高明之學濟中和敏
達之資以善養人聚麻源之萬卷有猷告后陳騎省之
千言茂膺禮樂之華來接湖山之勝時雨以化君子德

風以偃小人類非俗吏之為可大賢人之業寧容淹久
即慶召歸某已薄瓜期尚依樾蔭幸晤言之有日冀保
衛之無訾

回廣州趙侍郎彥搢啟

念昔同朝恍如隔世茲楚粵雖分於湖海而柳連幸接
於封疆屬當移疾之時浸闕傳郵之問緘書先暨感臆
倍深恭惟某官望重閭平才高賀白蚤尹釐於天府嘗
贊貳於地卿近輔要藩笑談可辦南方鉅鎮綏撫何勞
姑煩宋景之清重布君嚴之治馬人龍戶咸聽令於旌
麾豹尾鷄翹即歸班於禁從願謹衛生之節庸需趣召

之音頌詠交懷敷陳奚究

回江陵王樞使蘭啟

起西掖之舊圖南紀之安祭戰一臨旄倪昏慶眷言下
國本隸大邦山帶衡陽倚荊州而成賦地濱湘浦夾湖
水以朝宗盡通執訊之書少展附庸之敬屬嬰疴之浸
久欲削牘以未遑逮辱先施奚勝厚愧恭惟某官德尊
一世學貫六經正大規模由家傳而自得剛方節槩逢
主聖以彌彰言揚於侍從之時弼直於贊襄之日宜其
入相何乃出藩昔為吳蜀之必爭今距京畿而甚邇他
人蒞此惟政平訟理以安民宿望臨之諒噐備車修而

復古佇聽晉公之伐蔡豈徒王粲之依劉某自嘆衰殘
正斲歸老譬諸西燕久寄興於東流曾是南貧暫分光
於北富瞻依備極頌詠難周

上韓帥書

紹興三十年正月

某聞之士無介紹而欲求進於公卿之門其說蓋有二
焉非政術足以取知則文學足以自見者也國家長育
人材雲蒸霧集於此二者不可謂無其人然以游明公
之庭輒銷縮愧畏無敢自飾固陋而銜鬻其所長者非
明公拒以訑之色也蓋秋水雖大至北海則望洋而
歎公翰雖巧聞偃師則不復語藝此理之常無足怪者

今夫中臺萬務釐以六職莫難於銓衡而明公嘗掌天
官矣莫重於邦賦而明公嘗為大司徒矣莫慎乎讞獄
而明公嘗帥憲部矣不寧惟是事至繁者京兆也而兼
兼總於理財之餘至重者南海也而收功於談笑之際
任至專者陪京也而開府數月百廢具舉明公之政可
謂絕人矣文思天子聖學高妙出於生知大風之歌橫
汾之詞雖賈馬嚴徐不足以窺其萬一而明公簪筆持
橐出入禁闥者十年論思於朝夕相應以義理至於春
容大篇慶成郊祀則又親屈宸翰為之賡歌明公之文
可謂名世矣然且接士以謙待下以禮雖涇渭炯於

胸次而江海其量於人蓋無所不容也粵自彌節於茲
一時僚吏智者竭其才勇者効其力官無曠職無廢
事獨某以無用之才居無用之官日飽糞鹽月俸數萬
無絲髮銖黍以裨公家不汰逐之幸矣顧何以異知遇
也哉雖然竊有說焉昔韓愈為博士也事鄭餘慶於祭
酒分教東都生也又事餘慶於東太學為郎都官也又
事餘慶居守故餘慶待愈每加禮焉非以其三為屬吏
耶如其政術文學誠不足以備執鞭於左右獨念向者
抱閔轂下實事明公於版曹今典教別都也又事明公
居守槩之舊比似非偶然則受知於今日圖報於異

時固不宜在門下諸從事之後矣請以是為紹介不宣

子柔弟親書

紹興三十年正月十五日

論鄉閭之盛舊云齊女之賢參氏族之華亦曰韓門之
樂矧君甥舅之黨實我婚姻之家欲宿好之彌敦假良
媒而往聘伏承某人令女組紉婉婉承母訓以有初而
某舍弟必彊鉛槧操脩讀父書而無怠是求蘭季來相
棣華首夏猶清已卜御輪之日迨冰未泮茲為納幣之
時微物之儀別緘以載

韓氏齊人

回陳運使之淵狀

紹興三十年九月

伏審遠祗召節甫及脩門守承宣室之咨立筵甘泉之

從已懷漫刺即望前驕欣躍之私指陳莫喻

回林宮教狀 同前

伏承駕言畿甸歸觀庭闈屬謁制之攸拘望離筵而阻
遙先勤誨劄彌劇愧懷方此薄寒倍斷厚愛

回鄭編脩樵狀 紹興三十一年

伏審以樞廷之掾緡藏室之經事任清高播紳欽矚顧
惟晚進將侍下風方極忻愉遽蒙緘翰撫謙過厚積感
惟深

回吉州王守佐先狀 隆興元年

比者恩許奉祠駕言歸里安文公之政已受一塵掃夫

子之門將窺數仞其為欣懌豈易名言

魏漕安行遠迎狀 同前

伏審肅駕輶軒按行支郡吏民聳聽畏新使者之先聲
父老懽迎歎舊史君之尚壯豈謂幽棲之地僻亦將快
覩於雲披欣幸居多指陳莫喻

謝林尉秀狀 同前

郊居甚僻賓謁尤稽禮尚往來既先辱高軒之過出無
僕馬復未遑下澤之乘惟愧感之交懷非名言之可盡

回永新張秀才居仁狀 隆興二年

遠屈高軒寵貽長韻情文厚甚雖非衰朽之敢當詞采

粲然足見藏脩之有素莫展報瓊之好空勤垂索之歸
愧感在中敷陳難盡

黃提刑績遠迎狀 同前

伏審持節察州揚舲及境幸與漁樵之侶將窺繡斧之
光其在欣愉預盈襟抱

回劉通判德驥狀 同前

伏承言歸高隱特枉好音方策蹇以並前悵挂颿之已
遠其為愧悚莫盡名言

回吉州倅錢穉先啟 乾道元年六月二日

伏承佩印監州牽絲入境霈隨車之雨將慰暑耘瞻泥

軌之星已形夢想推鈍未脩於尺牘柄謙先枉於柔函

喜愧交懷指陳莫喻

轉官回錢倅狀 同前

久縻祠廩已愧空餐茲攷歲成復叨平進屬嬰疴於郊
野阻叙感於賓階敢意謙光特貽慶問其為慙荷未易
敷陳

李提刑植遠迎狀 乾道元年十二月

伏審肅持漢節咨度周原豈圖正事於龜藏乃幸仰瞻
於犀匿忻愉斯甚敷述奚殫

蔣丞相先狀 乾道八年

比者恩予外祠道由潭府即望門墻之峻可稽名姓之
通其在欣愉靡殫敷叙

道中謝官員訪及狀 同前

言浮小艇載涉大邦荷飛蓋之來臨悵登門之莫遂其
為愧感交集襟悰

回葉守鹿鳴宴狀 淳熙元年

伏蒙台慈特枉華翰俾預興賢之禮且觀勸駕之光屬
此抱疴阻於綴席其為愧感固極敷陳

回鄭秘監丙狀 淳熙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特辱誨緘恪遵明詔復暴書之盛集許接武於華筵榮

幸居多敷陳難喻

中元回方守狀 紹熙元年

耆艾熾昌之頌合俾邦侯中和宣布之詩當歌刺史孰
謂斯干之餘意反貽所部之陳人情雖本於過謙事不
幾於倒置其為感悚未易名言

回潘倅楊倅狀 同前

海沂之康盍歌別駕之政邦國是有當頌大夫之宜何
期賤生反辱竒語雖佩過謙之施曷勝倒置之慙

答衆官狀 同前

月宿南斗偶類韓公之生誦如清風過勤吉甫之作顧

乘除之何有視頌好以多慙願言珍藏庸結永好

中元回吉州揚倅狀 紹熙二年

桑榆向晚懷六射以增敬藻翰彌新借四賢而發詠深
為善誘非曰擬倫拂十革以珍藏激寸心而銘感

答眾官狀 同前

字余靈均悵烏初度之日俾爾耆艾愧甚東方之詩意
已重於岱嵩美更踰於錦繡其為感荷固既敷陳

省齋文集卷第二十七 終

省齋文集卷第二十八 周益文忠公集二十八

記傳

肖顏堂記

廬陵隱君子梁公克道以書來告曰吾老矣進無求於
世退而築堂榜曰肖顏非敢有意道德也庶幾肖陋巷
之樂云爾子盍為吾記之予頃以童子從公鄉校蒙訓
勵獎與甚至今又不遠數千里來須鄙文其何說之辭
請誦異時聞諸函丈者而復公命嗟夫簞瓢之樂顏氏
之極擊也魯論二十篇夫子稱顏子眾矣曰如愚曰好
學許之以用舍行藏而告之以四代之制待之非不重

且大矣然未稱賢也獨于在陋巷則曰賢哉回也賢哉
回也予是以知簞瓢之樂為顏氏之極摯也方顏氏之
學也夫子步亦步趨亦趨仰高而鑽堅瞻前則在後惴
惴然惟恐交一臂而失之惡在其為樂哉及夫由遠衛
而得心齋之妙由心齋而造坐忘之域墮肢體黜聰明
離形去智同于大通于斯時也進以行道為樂退以守
道為樂一性之外無餘事矣抑不知陋巷簞瓢之為華
屋鼎食與華屋鼎食之為陋巷簞瓢與葢非深造乎道
者不至於此不然則安貧而不怨菲食以自約此後世
高人處士之流皆能勉而為之何足為顏子重而夫子

申言其賢也哉今公自少而至壯自壯而至老學師顏
子而貧或過之又能築堂揭名曰從容乎其中可謂篤
志不哀者矣揚子曰希顏之人亦顏之徒也公何遜焉
雖然貧外也樂內也在外者有目斯可睹而在內者非
聖人莫辨也坐無尼父焉別顏回顧小子何足以識之
哉他時効官歲滿歸省立墓尚冀登斯堂請斯樂公其
有以語我夫紹興二十四年日記

川泳軒記

唐以節度使鎮諸道其屬皆得辟置雙旌出都門不待
設禮案洗刑印固已撰書詞具馬幣而走處士之廬幕

下多賢豪易耳本朝謀帥間許辟士今皆命諸朝幸而賢也信可樂也否則相忘於江湖者有矣尚何樂之云故君子以為難紹興二十六年春內出玉麟符以吏部尚書鄱陽侯張公居守金陵且安撫大江之東一年政平二年教行三年而謠頌興霄漢沈君世德實奉詔從事於幕府力學而多聞和其外而方其中公前席焉他日謂世德曰負水築室者非子之解耶是宜闢軒盡臨觀之美于是披簷以為宇梁空以為閣俯秦淮之支流面蒼龍之華闕右帶天津東望公堂質而不陋潔而不奢啟扉而夏涼塞向而冬溫春風之朝秋月之夕不必

登高驚遠而臨觀之美盡矣既落成或取韓退之徐泗濠掌書記廳石記之語而榜曰川泳所以志賓主皆賢而後可以樂此也暇日世德與客飲於斯詠於斯已而歎曰美哉是軒也公之賜而我則居得毋愧乎客曰不然昔羊叔子鎮襄漢造峴山者數矣必與從事鄒湛語故此山之名著於編簡武昌南樓殷浩之徒朝夕登焉向非庾元規一有不淺之興則斯樓殆且泯也賓主相資何世無之今公歛經綸之才惠此一道回視羊庾益雁行也世德雋才懿行碩湛浩輩亦豈溟滓然第之哉吾知今日之川泳後世之南樓峴首也而何愧雖然

二府尚有虛席者公且歸矣世德亦將為東閣奇士矣後之人開軒而望臨水而歌儵魚出遊從容或未知此樂也故吾因名軒之意而道古今難易以告之庶幾循其本乎二十八年十二月朔東里周某記

詠歸亭記

古者學必臨水故天子曰辟廱謂其圜如璧而壅以水也諸侯曰泮宮水在東西而南通之也古為大邦文風盛於江右而學亦闓大顯敬稱公侯之國獨門臺庫下不與學稱且泮水之制甚戾於古蓋舉武二三已觸闈閣闈閣之外繞以編戶無所容其疏鑿識者病焉隆興

改元冬直寶文閣王公佐之鎮茲土也一年矣令修而政成教明而化行始命撤門臺而新之高明嚴正過者固已改觀越二年春公率郡丞黃公壘教授林君仲熊暨諸生臨廷而望焉知江流之適而居氓一族之蔽之也厚歸以直使擇閑壤徙焉氓既欣然則毀垣斥基夷立平窪築亭于其上重門洞開直若引繩沂泗之風宛然在目既落成公榜曰詠歸而屬諸生告之曰昔我夫子周流四方惟恐無所味用而于門弟子之願仕者每抑之有異乎此者則與之曾皙是也雖然顏淵問為邦則又許之何也夫聖人之道猶海也顏淵學海而至焉

者也故仕與毋仕惟其遇而已矣若曾皙者方循涯而未至故聖人因其審已樂道而與之以勵學者後世不考乎造道之淺深而謂善點之知時不亦過乎諸生晞顏者也要必循聖涯而入則水哉學哉學哉水哉其將有所感發矣林君賢師儒也聞而嘆曰太守期諸生厚矣不可以不記相帥命某記之某日記必有辭也將以斯亭之作而記之與則太守善政多矣舍其大而書其細不可也將因命名之意而記之與太守既言之矣又何加焉林君曰不然自有此學百二十年於茲不知閱幾太守矣而今乃髣髴舞雩之遺意豈不足以見公之復古前之日人病其通衢也而莫之知議今之日無擾于改為無費于徒役而偉觀出焉豈不足以見公之膽智臨江面山風雲百變公不以是景而名亭豈不足以見公之勸學思樂芹藻有魯侯之頌候望城闕異鄭國之廢公又不以是義而名亭豈不足以見公之能謙合是四者而記其歲月使後之君子有考焉茲非辭乎某曰諾遂書之是年五月十九日

靜暉堂記

贛易治也其民尚氣好異以繳繞誣訕為恥令為政豈弟則相與心悅誠服官府蕭然至無一事異時宦游者

徒惑其風聲之勁勇而不思道之以善又哂而激之民
是以病必有循吏焉然後知其治之果易也會稽陸君
濟其循吏與寬而不縱明而不察其政不勞而成吏兩
衙退庭中可羅雀也一日杖屨逍遙于垣墻之東草木
蔽虧疑必有異乃戒徒役剪伐而芟蕪之于是山川城
郭雜然在目如新豐之復見燕社之復至也如夸娥之
始厝神禹之始鑿也地初屬民君計直售為其基隆然
而高因稍增築為堂三間于其上乾道四年秋八月堂
成觴客議以靜暉名之或曰君非有取千家山郭靜朝
暉之詩乎此少陵嘆巴夔蕭條而作也今贛令治節度

府城中戶數萬車轂擊人肩摩為江南一都會何取斯
語哉君曰動者物也觀物之變者我也吾方師齊相容
獄市之言而守老氏烹小鮮之戒當其陽光下燭群動
皆作遊目俯觀閭里清宴境與意會心融形釋則物雖
芸：安往而非靜又何問于眾寡喧寂之間乎眾曰善
則疏其語走廬陵求予文為之記予少遊贛：之八境
蓋飲觀焉惟鬱狐為臺巋然獨高登臨之快甲于城中
然鐫之公館啟閉有時且於舉武為勞凡至者莫不歎
其瓌偉絕特為有餘而患夫人情物變山容水態不能
留遺觀而寄餘想也今是堂也不崇而不庳近之一樓

觀一人物之巖岫一飄搖如出乎庭戶之間几案之前而居官任職者雖朝夕在焉無遨遊之謗無陟降之勞可以聽民事可以燕僚友可以窮幽興昔之八境至是而九可記也已夫為民父母因俗而治然後得其歡心而身名為之俱泰否則牒訴之繁鞭朴之置方戚：然揀過之不暇而何有於燕樂故予本贛之風推君之政以及夫景物之大畧而詳記命名之所自庶幾來者知靜治乃可以樂此毋徒為擾：以病民且自病也初堂北有脩竹數百挺君為步武南以徑焉又築亭其間榜曰讀書蓋取昌黎公讀書松竹林之句而寓夫仕而優則

學之深指是尤可嘉也乃併為之書五年十月十四日左朝奉郎新權發遣南劍州軍事周某記并書

眉壽堂記

新塗楊君圖南曠達人也年未四十入宜春幕府片言作郡丞拂衣掛冠而去不啻如棄涕唾歸築室邑中治名園釀美酒客至未嘗不飲：未嘗不醉：則劇談浩歌傍若無人如是者已三十年嘗出郭四五里入游家原得異境焉山環水周草木豐茂凡道宮佛寺與夫巖居而野廬者雖不可盡見然鐘鼓之音相傳鷄犬之聲聞也其幽邃如此君忻然愛之既卜壽藏於中又築眉

壽堂以為往來遊息之所因子弟之有連也求文記之
至七八而不倦予常愛司空表聖棄官隱王官谷布衣
鳩杖日從野老遊預卜壽藏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
飲酒史氏以為知命君豈晞表聖者耶何其曠達之相
似也君家在玉笥閣阜之間窮覽其山川而著之書予
方約君共為方外十日遊訪蕭張二仙之遺跡然後便
道過君之堂而一寓目所謂樂哉斯立者相與論表聖
之高風發晉卿之成室其必有日矣多釀以待予可也
乾道五年十月既望

鄒公橋記

以石為杠謂之倚以石絕水謂之梁古也衛淇晉澳詩
春秋皆大之鄭消胡為而不梁乎曰消之有淵龍嘗聞
焉石其不可為也晉楚之師歲至井木猶且堙刊况於
輿梁子產之以乘輿濟也其亦有所不得已也孟子譏
之者何曰孟子論為政所以訓也非譏也然則宜梁而
不梁其可乎距廬陵一宿地有市曰富田吉贛閩粵之
商日夜走集置戍兵焉其川濫觴於興國凡數百里至
市而漫春夏苦大浸秋冬復病于涉徒杠歲敗津人要
求無藝鄉三老鄒昶慨然念之鳩工運石為梁以濟其
長三百尺衡二十尺其高加衡丈焉醴水為五道以過

舟為屋二十四間以庇行人直欄橫檻翼於其傍始紹興庚辰迄乾道丙戌乃成靡金穀以萬計於是鄉貢進士兗州學正田亮功鄉貢進士曾同文帥士子序而詩之聯為大軸謁記于予：謝不能而盧溪丈人王公又教之曰美事也毋庸辭予聞力可以興利濟人者有三郡邑以勢道釋以心富家以資然勢者或病於擾而其成也苟心者必藉于眾而其成也緩資高者又豐入而嗇出瘠彼而肥己能推惠者幾何人哉今鄒氏資未高也而樂善如此是宜一鄉稱之文士賦之鄉先生詔之予故樂為之書因以釋子產千七百年之疑云五年已

丑十月既望青原野夫周某并書

贛州：學教授題名記

贛立校官在慶曆中號登元祐始與濟南廬江等七郡俱置博士紹聖改元又歸其闕于丞相府是時郡人李朴先之首被茲選距今踰八十年而士言行義者必曰吾師先之言經術者亦曰先之言文章者又曰先之此豈一時私毀譽一己私好惡哉公也清江劉君靖之少嘗奉親學于贛已而去登高第來主教事正身以率下傳道以解惑士謹曰此異時先之也官舍故有洪丞相胡貳卿所作記獨教官名氏未刻于是正錄劉格非李

綦遠以見屬某記為閱國史登載本末因畧計元祐迄
紹聖凡八年間至者當三四人然不可考矣可考者自
先之始由先之迄紹興之初復三十餘年至者又當十
數僅得一江鋒而止然亦托先之文乃傳士欲沒世
而名可稱觀此其知自勉矣若焦惟一而下則老生可
問案牘可稽故歲月稍備云淳熙元年十二月一日東
里周某子克書

兵部長貳題名記

大小司馬著於周官歷代沿革可考也本朝倣唐六典
曰兵部凡民兵廂軍蕃兵剽員武舉投試武藝金吾衛

司人兵及大將出征告廟破賊露布鹵簿宇圖若蕃夷
屬戶授官封之事皆主之曰職方凡天下地圖城隍堡寨
烽燧之數蕃夷歸明內附之事皆主之曰駕部掌凡輦
輅車乘廐牧雜畜乘具傳驛之政令辨其出入之數曰
庫部掌凡軍器儀仗鹵簿法式隨軍防城什物及凡供
帳之事是為四司而其主判率用他官所謂長貳姑以
寄祿而已尚書今銀青光祿大夫也侍郎今正議大夫
也位序既高非宰執侍從鮮能至故方任事時自揚乃
職有如歸班猶弗敢替畫規之義名公鉅卿磊落相望
抑有由也元豐肇新官制尚書從二品侍郎從三品實

坐曹治事名稍正矣而武選隸天官兵政歸西府其職視唐猶簡况于成周乎雖然古號六卿今日近臣使其告猷可以沃上心陳力可以大厥官則天下國家將陰受其賜烏在事之繁簡也若乃自畫于有司視成於胥吏縱法不爾繩課不爾殿得毋恧乎某五年之間兩以他官承攝惟亞去秋遂冒真秩恩厚而能薄身勤而才不逮夙夜以思何恧如之暇日視別部率有壁記：前人名氏乃起中興之元迄今五十年得長貳百人而兼行其事者在焉抵牾疏畧有所不免大槩具是矣元祐二年始置權侍郎從四品明年置權尚書正三品崇寧

改元遵元豐之舊建炎四年復權侍郎紹興八年又復權尚書而建炎三年嘗詔六曹惟吏部備官餘長貳互置近歲以來乃或並除損益時也何常之有故具列於上俾來者得考觀焉淳熙三年十一月十日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讀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周某記并書

兵部郎官題名記

本朝除郎之路雖廣而其要有三館閣一也寺監丞二也監司郡守三也近歲窒其二卿監或可徑至而郎非歷監司郡守不可得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司馬列屬

四中興初僅嘗備官建炎三年夏始以駕蕪庫以兵蕪
職方其選清故平居無事多處文學之臣其權重故從
軍若將命則往：假以為寵此其大略也隆興改元之
五月復裁內外官于是駕部又當省而即遣贊讀王府
有詔聽留需其遷勿補厥後間嘗并置要為有故而一
員之制定矣其既與聞夏官之政乃刻長貳題名會同
舍即亦告石具以辭見屬老矣不文咕嗶莫能措姑效
掌故彙前人名氏且粗記其因革云淳熙三年十二月
十日

筠州重修道院記

元祐八年柳侯子儀之守筠也作燕居之堂榜之曰江
西道院山谷先生實賦焉後八十有七年眉山蘇侯詡
領郡於茲惠以養民廉以持身始至人安之居一年人
化之乃新斯堂以無廢前賢之遺跡而永邦人無窮之
觀不遠千里屬予為記予曰山谷翰墨參于前記不可
為也抑猶有說焉侯文定公之曾孫也元豐元年冬公
自宋幕謫官來筠閱五年乃徙績溪於時道院蓋未創
也其成也公得政矣簡靜則民肅平易則民親自朝廷
以達於筠好善之化興珥筆之風殄使柳侯得以餘力
葺夫治事燕客之所者誰之功也又明年而公復來居

三年遂遷海上蓋前後留筠者八歲剛大之氣充焉性命之理窮焉經綸之業豐焉其行誼其語默其文章所以軌範士民者如父兄變移習俗者如師友傳詩傳春秋解老子著古史發聖賢之遺意繕書而藏之以待後之君子皆居是邦之時也夫達而在上膏澤加乎民者既如彼窮而謫居惠其父老子弟者又如此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如文翁之在蜀也宜哉雖然翁郡守也化易而施狹故後世雖奉嘗而子孫無聞公輔弼也其化不止乎筠而筠之人賴公尤深者以公居之、久成之之遠也功大而施廣矣宜其三世之後有孫而才以二

千石篤餘慶於是邦天之報施固自有輕重哉書以遺侯刻之堂上使高安之人世、毋忘公之德于以勸士大夫之為善者棟宇云乎哉淳熙七年四月七日大中大夫試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承旨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周某記

吉州改脩學記

廬陵守朱君希顏以書言曰吉之學故南嚮也郡人蕭序辰轉輸本道與其守方時可規徙東方據依弗安徒取城之門相直耳學之次舍以礙盡易吉之人雖未嘗為士者無不議其非也昔之以科日起者眾矣今不幸

而劣於舊古之人又曰此東嚮之咎也夫仕有顯晦未
知其學之東嚮果能為之與而夫子顏孟不得正位則
失之大者希顏之至與教授練文謀所以正之令既出
而士民相勸以成益自宣和之乙巳距淳熙之戊辰而
學始復南嚮其役之大費之多復而從舊與創而為新
之難無以異也願有以記之余聞慶曆中詔天下立學
是時古學之成最早游於學者最盛而他郡猶未克盡
如詔學制亦隨弛熙寧以後至於宣和天子始屢垂意
置教授員立提舉官分常平以儲廩實行三舍貢士而
罷科舉下州遠障無不有學而學法大備不可復加矣

吏於斯時不推明道術之極至以訓啟學者而徒易其
嚮以致非議重煩後來之改作何哉豈夫以學校美其
文而不加之實意不能安其道於悠久而苟務興役以
為新奇可喜之政而然歟昔文翁興蜀郡之學蜀人由
是以僻陋自恥其文化之流相承至今益文翁之故宮
猶有存者然則人心之不可磨滅雖土木之不可恃者
亦賴以永久也夫自孔子沒而大義分裂豪傑之士迭
出講貫罕有得其統紀而學道之興廢亦隨世不同互
計勝負苟務於蹇淺而精力不能獨造於深微役其外
之可慕而忽其內之可樂喜於其始之以學校為政而

弗便于其終之以禮義成俗也名日隆而實不究之患也則是學也雖幸而復南嚮矣烏能保異日之不重變乎况舍其學之邪正而即仕宦之多寡以論學之得失哉余家於吉三世矣追觀前人立朝多名公卿臨大節則忠義挺々而居於鄉者又皆能以文行自勉未嘗不嘆人性之善而思來者之嗣音也故因朱君之請而併著之以相與期夫遠者大者

重立菱堂記

安陸距京師千一百里其土風醇厚其士多秀傑其民多隱德承平時宦遊者樂焉元豐甲子方城范公掌書

記於此官舍西偏有桂甚茂諸子絃誦其下榜曰桂堂去之三十年間致君致明致虛致厚相繼登第致君嘗記其事逮宣和己亥某之大父太師潭國公來為司錄問堂已圯視桂已悴乃為增葺而封植之又創草堂于其西長樂鄭昂命名曰菱實為之銘其云光竇美見召樂盛事同餘受博者謂伯父試南宮居前列先公釋褐魁多士同時賜第於集英也今蓋七十餘年堂雖亡而碑故存紹興改元：祐名相劉忠肅公曾孫荀來佐府事訪求遺址適在解之別圃始議修復太守李侯棟欣然助之不日告成左右植四桂面列三槐而以花竹環

其外識者皆知尚賢勸善之意豈特為觀美而已書來請記歲月其伏念大父奮身儒科安于銓調三為劇邑未嘗一干光範門先公早負大名雖歷官太學而年弗及強仕厚積豐取數遺子孫肆不肖之孤憑藉休德亦綴末第既不能如孔氏論讓祖考之美著之後世而被遇三朝顯親揚名之道缺焉慙卿之譏復有甚於昔人微賢守二表而出之遺事殆泯也反袂援毫願附安陸圖志之末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吉州新貢院記

致治之要在得士得士之要在鄉舉鄉舉之法何如曰

其在周官六德六行六藝是謂三物其別至十有八以此設教俾為士者講為學為因其材而篤焉然後論秀而升其賢能是固得士致治之要術也近世不然三歲大比凡予而來者試其藝爾德與行固未暇問而藝也者又非古所謂藝也或敷繹先儒之成說或會萃經史之奇字糊姓名於卷首錄試程于別紙擇他州吏而考焉寘諸棘闈限以旬時法令甚備周防甚密為主司者憊心疲精晝夜分閱徃于百十人之中取其一焉幸而中選乃貢于春官其艱如此疑若得士矣反有遺才之歎獨何與戾于古不適于今通天下皆知之而有

司不敢議黜者不敢怒何也其公也非私也雖然謂之
鄉舉而考覈付他人去取無定論顧奚以師師為哉成
周遠矣曷不觀國初之故實乎太平興國中張詠寇準
同試大名詠當為首乃共推張覃文行而先之已而膠
東蔡齊舉進士第一以書薦里人史防而居其次是皆
試文郡治太守得以察其器識任人不專任法有三代
之遺風焉當是時名臣輩出後世永賴其公乎其私乎
茲事體大變而通之必有其漸若夫視舉子之多寡為
廣居以待其來使群試者泮奭優游無攬批換擠之患
此則二千石之責也廬陵為江西大州文武物盛於諸路

承平時應詔率數千人試無定所學宮佛寺取其一時
紹興十四年始度地于糖倉巷為屋二百餘楹其後至
者益多無可展之地或畏蹂踐望而去之眾議欲遷爰
矣紹興壬子大理寺丞胡侯長卿被命出守崇化以禮
士節用而愛人政成歲豐銳意改作得五代水軍廢營
于城中地廣百畝間民畦而為圃者若干戶乃厚予直
而取之鳩工聚財徙舊圖新為屋五百十有八間脩廊
布席居五之四議道校藝之堂分職蒞事之所視昔大
抵加倍崇墉之外周以通塗高門四闕宛如城闔凡靡
錢萬緡粟千五百斛轉運林君湜亦助其費經始閏二

月甲寅以五月庚子訖工是秋赴舉者踰萬人冠帶儼然几案繩然盡三日出入無譁場屋之盛前所未有侯與予故人也書來俾記其事予聞適者近臣論太學補試之弊侍從合辭以謂遠稽古制近酌時宜不設官不增廢願重教官之選假守貳以權為教養課試升貢之法厥七月哉生明下其議於有司將為成說頌為復古之漸于此可見雖由今之學校貢舉而周官之舊典國初之美意庶幾兼取而並用舉于鄉賓于王皆賢也皆能也其有日矣是則侯之志也夫是歲十月具位周某記

章氏近思堂記

廣漢蜀名郡綿竹其壯縣也西偏岡阜連延二大溪出其麓今吏部侍郎章得茂家焉蓋自其先大夫築室於斯甫寔於斯茂林修竹景物日新得茂復創大堂于兩間藏書數千卷榜曰近思屬予為之記予聞之何思何慮易之神也不思而得聖人之誠也是固不可幾也降是則思曰睿：作聖君子所宜勉也雖然均是思也或近焉或遠焉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求諸己者也仁在其中矣深思而淺謀適身而遠志驚乎外者也非吾黨之士矣思乎思乎可不知所擇乎是故為子必思孝

為臣必思忠祭則思敬得則思義推是以往自脩身齊
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皆在方寸之間其效乃著於
千萬里之外豈不約而易知安而易行也哉昔者詩有
六義備萬事之理可謂盛矣夫子一言以蔽之曰思無
邪殆為此也或者泥古太過遂疑三代直道而行是非
毀譽一出於人心之至公曾無越思殊不知古詩三千
餘篇刪而去者十九無邪之思三百篇耳唐棣之華偏
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夫子刪之曰未之思也夫
何遠之有舉茲一端去取之意斷可識矣得茂學無不
通而尤深於詩予嘗同朝聞其語矣四海之廣家為近

萬物之散身為近一身之間又以心為近於斯道也固
自得之予復何言姑附姓名於堂上紹熙四年五月二
十七日東里周某記

即墨侯傳

并序

紹興三十年

自昌黎先生為毛穎立傳大雅宏達多效之如羅文
陶泓之作妙絕當世下至包祥杜仲黃甘陸吉飲食
果贏亦有述作墨文房寶也顧可闕耶予秉耒餘暇
輒為即墨侯傳非敢追蹤前哲姑以遊戲云爾

即墨侯松齊人也其先蓋即墨大夫以治行見知威王
既卒官子孫因號即墨氏松少以材事東平王為郎資

性剛介王未之親也會宮中火侍衛奔散獨松馳救得
熄焦頭烏王勞曰乃吾未始知汝何忠如是對曰臣以
歲寒事大王未蒙後凋之賞一旦有急臣故自煤王說
賞黃金百斤居頃之東阿膠者亦齊人即威王所烹阿
大夫之後以策說王亦以為即命與松結交相得懽甚
松曰僕與足下所謂膠漆相投雖然知和而和不以禮
節之亦不可行也盍就有道而正焉膠許諾往見王孫
杵曰朝夕琢磨材遂堅實矣時方嚮儒學擢嚴助司馬
相如等在左右復下郡國求茂異咸以名聞于是東平
以松應詔至長安與魯人楮先生管城毛穎歛人羅文

俱召對甘泉宮上一見大喜即日拜大中大夫凡行幸
封禪征伐檄召有所述作四人未嘗不從上稱之曰松
等朕四寶也元狩元年上欲爵松列侯命刻印內史黯
少文毀松曰漢法非有功不侯松以薄技事陛下使補
皂衣之缺足矣封之非是上不聽制詔丞相御史蓋聞
賞以眡功古今之通誼也大中大夫松事朕累載夙夜
不懈厥績茂焉其以即墨千戶封松為即墨侯松入見
上曰使卿復乃祖之舊松頓首謝明年淮安王安來朝
數獻辭賦上與往復論難松預焉日被磨折寢以股削
乘間言君子之交淡以成今陛下以淮南故用臣日濃

矣臣材智有限不足副任使願乞骸骨歸山林上不說
顧未有以易之淮南王知上意乃薦麻默代松默文采
燁然能曲順風指上研究之以為材十倍松使待詔金
馬門未浹旬擢光祿大夫典校秘書松浸不用默又日
夜短松：不能無缺望奏云汲黯謂陛下用臣猶積薪
後來者居上信然上由是發怒收印綬放歸故
郡鬱：不得志道病卒諸子零散或在中山或在巴蜀
有居默歛者材雖不同貌皆鰲黑云松有曾孫號子墨
客卿尤能世其業與翰林主人論長揚者也曰徐廣曰按
時人此二十五字疑非太史公語褚先生足成之客卿成帝

太史公曰松默俱以薄技奮身王藩出入禁闥資適逢
時故也至其材之優劣世蓋未有定論予以中書令侍
上日從二子遊得夷考之默天姿嫵媚油然可悅責以
大節蔑如也松質勁氣清與人交始終不渝世所謂耐
久朋者與惜夫輕肆褊吻自取擯斥使其剛柔相濟迪
以中和亦可以為成材矣

忠義李君傳 乾道八年

中忠興初女真犯金陵吉水楊公守節死官天子既追爵
四品即其地立廟又易名忠襄書勲太史編錄諸孤加
賜腴田忠義大節卓：在人耳目縉紳介冑間皆喜傳

而樂道之况於同州之士豈無聞伯夷而立志慕相如而更名者耶今於龍泉李君見之矣李君名靚字彥和父俠早世母勉以讀書一日投筆歎曰天下方擾、男兒要當搴旗斬將立功邊陲顯名於無窮安能齷齪事章句哉聞大將軍岳飛銜命平虔寇即挺身從之會奔母喪不竟其功釋服走淮南以策干張丞相丞相竒其材遣隸淮西總管孫暉麾下積功授承信郎紹興十年夏番將翟將軍入寇暉分兵禦之君獨與部曲晝夜轉鬪至西京天津橋南大小數十戰殺傷不可計卒俘翟將軍軍乘勝逐北虜益濟師遂死之時五月二十四日也年

三十有一後一月事聞詔贈君兩官有子與父恩澤賻卹加等予得于郡人者如此常恨未能訪其家乾道八年秋君之子思忠實來袖書一通陳義崢嶸予竊嘉之明日泣而請曰吾父死國時官甚微不得如忠襄公大顯于世且上許馳恩而思忠適在襁褓不能自列于有司承天子之命丐公一言傳信四方以附九泉且無使國家旌忠恤孤之恩委于草莽也予曰甄濟詐喑不受祿山逼韓退之謂當附書于史子逢能標白其先人俱當得書今爾父死王事名在司勳且有詔俾爾世其祿視甄氏父子益易以顯予昔執筆隸太史而不以告今

尚何道思忠曰不孝之罪昭々矣雖然里中多名士惡
知無位于朝任斯責者第為我書他日司馬遷言荆軻
庶幾微夏無且乎予曰然退為之書

省齋文稿卷第二十八終

省齋文藁卷第二十九

周益文忠公集二十九

行狀 神道碑

左承奉郎直敷文閣主管台州崇道觀王公廷
珪行狀

公姓王氏諱廷珪字民瞻其先太原人八世祖該避唐
末亂徙居廬陵郡西六十里之何山好善樂施人號長
者偽吳順義元年龍見所居陂田間有異僧云是將為
佛寺公宜北去百里遇三白即止子孫當繁衍且出文
士長者如其言行至安城北之連嶺遇白馬一問其地
名曰大白茅稍前曰小白茅乃家焉李氏保泰中龍復

見何山遂為龍田寺今金地寺是也公之在母 大父
夢赤文亘天既寤公生人知為文字之祥矣元祐間自
連嶺徙居邑中公時為兒童毅然有成人風年十二三
刻志於學晝夜不息弱冠通經史百家崇寧癸未舍法
取士公一試右諸生何損以對策貶廬陵故工部侍郎
郭公孝友從之學一日聽公講歸以大義告損：驚曰
後來之雋也明年貢辟雍時方錮史學禁士人說詩公
獨與顯謨閣直學士劉公才邵吟誦自若丁父憂家事
一付弟姪縣榜其里曰清節未幾芝產塋上木連理人
謂孝友所致大觀間提舉本路學事張公根欲薦以八

行公曰此士之乃以為異耶辭不就登政和八年第調
衡州茶陵丞邑大俗樸公擇秀士教以學應書者歲增
猶吏文雅善交結脅持橫甚前令丞莫敢治公獨發其
奸言于郡黜徙之至今父老能道其事也先是湖南田
賦不均茶陵尤甚富者受田不受稅以避力役公與令
約凡執役者一毫無所湏民既不病役徐下令正其賦
不悛者沒入之自是產與稅偕而役均矣丞舊兼造船
場有部使者嘗薦公既而委公役匠造私器公不可且
歸其章使者大怒亦會與守倅爭公事遂拂衣去潭帥
魯公孝序挽留再三頃之宰掾倪公濤左官來致書願

交且責監司不能容一賢者其為名人所重如此宣和末公年未五十知時事沾危無宦游意學道著書若將終焉邑有蘆溪築草堂其上鄉人號蘆溪先生執經來者屢滿戶外紹興初州賦屬邑脩城期會迫遽公語守令黃衙軍興民困城幸堅胡為勞人衙告太守：大怒劾衙公謂衙君盍輕一官全民力乎衙即日解印綬去守聞愧甚為輟是役趙丞相安撫江西奇衙薦於朝衙欲拔公固避乃已公雖不仕常懷憂世心事苟宜民必告於當路宣諭劉公大中李公案皆遣官屬咨訪利病公盡言無隱二公賴之嘗著論二篇極言招安大盜之

害洪帥李丞相奇其說未及行而去後帥叅政張公守遂以遺逸薦於朝郡守右史王公洋號儒宗吏師下車首以禮幣邀公虛正堂訪政事即學宮聽公講經一時士大夫多為歌詩紀賓主之兩賢也十二年今敷文閣直學士胡公銓以忠言忤時相謫嶺表親交無敢通問公獨送以詩語峻驚人後數年時相知之命帥臣鞠公謗訕坐流辰州遠人素重公爭以為師武將馬羽攝郡事尤待公厚公謝曰某罪人也將累公羽曰由公獲譴其榮多矣更遣子受業後遂登科太上更化許公自便時年幾八十讀書益力夜對短檠作細字率宵分乃寢

今上即位有薦公者一見語合詔略曰粹然者儒凜有
直節頃以言語文字牴牾忤權臣流落排批根殆踰二紀召
對便殿敷奏詳華特改左承奉郎除國子監主簿公以
年高力求退命主管台州崇道觀令所在州常加存問
既歸滋以道誼化鄉閭無貴賤賢愚一接以誠平生工
詩至是格力雄健興寄高遠讀者不知其齒之宿也心
畫端莊自其天性人貴珍之乾道六年冬再召赴闕固
辭上不聽勅守臣備舟車禮遣仍以引道日聞踰年始
至對內殿特蠲拜跪禮賜坐勞問甚寵上欲留公：固
乞歸於是制詔有司王某年九十餘而智識不衰行義

益固錫對便坐富有嘉言其特除直敷文閣復以崇道俸
祿之加賜寶香茶綵皆異恩也公蒙犯霜雪往來數千
里畧無勞瘁容明年三月己丑乃得微疾放手足詞色
不亂則其所養可知矣享年九十有三娶同邑劉伯玉
女前二十八年卒一男頤一女嫁將仕郎彭飛孫男二
人詹澹皆世其業孫女二人所著書有蘆溪集五十卷
易解二十卷六經講義十卷論語講義五卷語錄五卷
雜志五卷滄海遺珠二卷方外書十卷校字一卷鳳亭
山叢錄一卷公學無不通而尤邃于易少嘗師鄉先生
汝明晚自得于言意之表漢上朱先生震文定胡公安

國薌林向公子謹見其解皆嘆賞以為必傳公亦不輕
示人欲獻公車會詩獄興郡守議收公理掾汪公涓奮
曰王君剛介勇於義一紙書招之必來他掾變色云
自請提禁卒挾巡尉捕公守唯：他掾遂行至則突入
公家公談笑就逮家四壁立惟易解鐃篋中卒疑其貨
也挈以去他日公嘆曰天厄吾書或謂今藏掾家云子
頓卜以十年正月丙午葬公本縣清化鄉長賦之原使
來速行狀將求銘於胡公公惟昔伯父暨先君與公同為
政和戊戌進士故知公詳其再召也某適對禁中坐定
上問銓薦詩人朱熹王某卿識之乎某既奏熹出處具

言公年德文章在今未易多得且登第五十三年矣上
曰官卑何故某曰斯人早忤上官晚復流竄官簿所以
不進陛下若哀窮悼屈厚加品秩錫之章服足以勸善
上曰俟其至議之明年公至上命寓西清直蓋待以卿監
去朝禮某嘗白丞相濟公王某百年故老扶杖造朝
意欲掛其冠神武門丞相能為上言俯聽所請而官
其一子非美事與丞相曰君言是也上必不為老人惜
一子官明日又言之丞相曰決矣已而乃不報天或其
者欲公子孫自以儒業發聞於世乎敢具列之敬俟筆
削謹狀

京西北路制置安撫使孫公昭遠行狀乾道七年

公諱昭遠字顯叔初名大年改今名其先眉州眉山人
 八世祖長儒起書樓延名士講學蜀人號書樓孫家曾
 祖著明贈太子少師妣崇國太夫人樊氏杞國太夫人
 李氏祖抃被遇仁宗叅嘉祐政事以太子少傅致仕薨
 謚文懿葬開封子孫遂為鄭州管城人妣昌國太夫人
 王氏萬年縣君賀氏父喆歷昌隨信陽三郡守終承議
 郎贈通議大夫妣碩人李氏公幼警敏力學喜屬文年
 二十四登元祐九年進士第時策問首及熙豐凡不主
 新法者皆在末甲公其一也調長沙尉潭帥張舜民文

學氣節名天下奇公器識厚禮之教以立身行己之方
 丁外艱服除主興國軍永興簿徽宗初元舜民自謫籍
 起為諫議大夫不數日遷吏部侍郎公移書曰明公為
 諫臣今天下事可憂者非一不知何所論而遷擢如此
 甚速中外疑焉因條時事所當言者舜民以公書奏曰
 昭遠非獨曉臣一身進退之分凡今日急務不假臣言
 略盡之矣尋辟河東經畧司勾當公事易三帥皆留佐
 幕府陝西方用師夏人乃窺河東時防秋兵總五萬散
 處塞上帥司奉朝命聚師命王舜臣將之虜知有備去
 犯他路朝廷謂不當擅追舜臣兵入塞帥范鍾徒知河

陽并劾主議者時同僚二人有親在公請獨坐遂免官
閱四年始會赦起為鳳翔府天興縣主簿政和二年用
薦者改宣德即知亳州譙縣改同知解州安邑縣兼鹽
池皆不赴為永興軍路安撫司勾當公事再任都大提
舉權茶馬司勾當公事熙河路積緡錢四十萬隨軍轉
運使欲以便宜移用公力爭不可漕歎曰吾僚寧有若
人乎未幾漕移帥秦鳳廊延皆首辟公奏再上而本司
爭于朝因是詔茶司官屬他司毋得辟久之執政聞公
公名再召審察率以不阿附不得用宣和二年以朝請
大夫通判滑州兵馬司吏王實結官橫甚前後守臣莫

敢治公一日攝行郡事適有訟實者捕置獄籍其家贖
萬計杖而黥之河溢胙城逼房村埽公督役而埽欲壞
吏卒往潛遁公不為動人以比王尊云孟昌齡既鑿
三山創天成聖功二橋而聖功隸滑秋水至橋輒壞都
水監挾中貴人歲督繫橋費不貲民破產相踵公條其
可省者上之滑當河北要衝時方取燕過師無虛月而
州兵凡十指揮沿河埽兵倍之倉廩大匱一日月給稍
腐衆囂甚持挺逐倉官且擁太守以入人皆恟懼公至
曉以禍福且徧開倉示之曰汝視此與給汝者果異乎
衆帖服公乃白守治其為首者是日微公幾亂用士民

舉留再任宣和末盜起河朔或薦公充河北山東路撫
諭盜賊勾當公事有旨入覲就除河北燕山路轉運副
使詔給中都錢三百萬緡糴米三十萬石餉燕山又許
辟其屬十人非常制也數月糴告備會孟揆以工部侍
郎兼水陸轉運使自詭糴米五十萬饗新邊既不足則
雜沙石其中而謂公實為之亦會同列有憾公者亟奏
其事貶廣南監酒燕帥蔡靖飛章辨其枉猶降三官領
舊職靖康元年召為尚書水部員外郎言者謂京師所
發關陝器甲及解鹽鈔綱皆濡滯于道命公措置點檢
催促公區處有方以時畢至即計軍器之有餘者請還

之使備西邊又祖宗時解鹽鈔面錢止六千至是增為
八千公奏曰以銀折銅錢熙寧中皮公弼之失貼納鈔
面錢政和中魏伯芻之貪今復展轉估鈕鹽價益貴願
從舊法朝廷皆從之虜圍太原我師多潰欽宗命折彥
質乘傳招集寶言汾州潰兵三萬過河津乞選朝臣同
陝西帥臣招集任委官部還河東詔命公往公言軍士
逃歸其氣已索理難復遣不若就令西戍猶冀有功也
又論長安河中不可不為備今所在州縣調保甲乘城
其實自衛不若擇要害地使控扼不聽初公以六月使
陝而以十月末還京師十一月十四日虜陷洛陽京師

戒嚴西京留守西道都總官王襄移治襄漢欽宗命擇副襄者使督師陝右中書侍郎何真以公聞特除秘閣修撰西道副都總管與三路帥臣序官仍許便宜從事公奉詔即以五兵三馬出西門十八日虜騎已過鄭道梗不能進乃復至京抵南門將道尉氏而都城已守禦公下馬望闕再拜而去道招潰卒得數百人由南陽入商洛出藍田遂至京兆時閏十一月也制置使錢蓋遣統制官杜常夏淑將士數萬至京西而潰永興路安撫使范致虛自稱御前會合軍馬勤王入援所號召諸路之師公至督其進且曰天子初命四道總管也兵得調

發官得廢置財穀得易用急則總師援王室今京師圍急旦暮望救至逗留可乎言詞慷慨聞者感動又遍檄諸帥使出師已而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各以師來會而涇原帥席貢秦鳳帥趙鼎鄜延帥張深皆不至公二十八疏劾之合諸路兵得十餘萬范致虛命馬祐昌統之斬杜常夏淑于華陰公與致虛同出關俄祐昌遇虜於石壕千秋間戰敗績致虛還京兆公獨與王似王倚留陝虜併兵攻陝陷之時西蜀輸金帛助河東公用其屬韓武張延齡計止之河池籍募兵得精稅數千軍甫振而京師陷乃遣使至大元帥府建炎元年五月太

上皇帝即位詔公入覲公御下嚴整所過肅然內鄉賊尚虎擁衆數萬餘公遇而破之見太上南都頓首涕泣謝奉使無狀太上慰勉之除河南尹西京留守西道都總管悉以公所提西兵數千付御營統制官張俊止以蜀兵數百上道七月至洛收集散亡招撫豪傑調兵陝西河北合義兵萬餘人柵伊陽使民入保會罷四道都總管以公為京西北路制置安撫使西師既非所隸悉引去公數以洛無城池而強虜對境侵牧之狀聞於朝又與諸子書曰今日扞禦甚難若假一歲庶或可保吾四男二女今不復念要為忠義死耳汝曹加意讀聖人

書行古人事無以我為念十二月虜兵來攻公悉衆扞禦驍將姚慶戰偃師死之公即命將官王仔等奉啓運諸殿神御間道走行在虜兵益熾公戰益不利而虜已破岐雍秦隴南侵唐鄧陳蔡潰兵滿野公猶招集之已而見公麾下單弱欲擁公南公罵曰若等平日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今將何為叛兵怒起擊公遂死焉官屬從者皆死二年正月十四日也是秋神御方至行在四年夏錄公忠義詔贈徽猷閣待制官其子孫三人後以二子升朝累贈左金紫光祿大夫公天資孝友輕財重義尤喜卹孤幼教育嫁娶咸有成立遇事剛果議論

詳明待人一以至誠未嘗附麗干進好學老而不衰與人商論古今及本朝故實纒可聽晚值時艱志大而命不副卒以身殉士論惜之享年五十八先娶李氏公舅女也累贈和義郡夫人再娶張氏戶部員外郎岫之女累贈永嘉郡夫人四子右從政郎監潭州南嶽廟炳文右朝奉大夫知常德府賁文右朝奉大夫知南雄州憲文右迪功郎右文女適右朝奉大夫前知萬州鮮于噩右宣教郎新知通州胡倚孫男十人共懿右承議郎知建昌軍南城縣餘未仕女九人曾孫男女八人公既沒賁文崎嶇兵間訪公柩于死所赴弔者悼公之忠懷

公之惠無不流涕是年八月殯真州之六合後八年乃克葬於婺州金華縣赤松鄉戴家塢予生晚不及識公南雄君以同里之故求次公事實甚切惟公忠節昭然足以不朽而南雄君罔墜先訓自以才猷發聞於世近臣數薦之所以顯揚其親者固將有在尚奚待予言若夫紀歲月序閱閱以備太史氏之採擇則亦不得而廢也

左朝議大夫克敷文閣待制致仕柳公約神道

碑 紹興三十二年

上即位之三年冬虜騎大入踰淮涉江蹂我二浙右丞

相克以宣撫使護諸將畏敵不能拒擁衆北去金陵會稽皆守以近臣亦愛一死不以謝國家其餘望風震讐鮮有奔問官守者故敷文閣待制柳公約當是時以直龍圖閣守嚴州悉力扞賊境內既按堵則慨然上書請糾合諸郡克復吳會上親筆答曰寇陷臨安朕方避地將士鮮復用命嘉卿請行寤寐不忘卿更審量事宜率士進討會虜退而止明年三月上念公之忠制詔有司柳約當狂虜猖獗鄰邦紛擾之時力圖禦敵賊無敢犯其以約克右文殿脩撰守郡如故十月又詔曰軍興費出無藝吏慢弗虔柳約獨謹賦輸率先程督其進秩一

等又明年三月詔曰柳約郡當虜衝而能不辭難不避事益嚴列柵保綏一方朕甚嘉之其以約充集英殿脩撰寵數便蕃度越倫輩上心猶未愜十月遂趣公入對獎勞再三擢權尚書戶部侍郎公于是感激奮勵悉力盡言凡例外宣索皆執奏不進如論吳玠等罪未正非所以勵臣節諸大將提兵入覲各名其家將有尾大不掉之患皆衆人喋莫敢發者會高麗請修貢議遣使報聘上願廷臣無出公右加試戶部侍郎克其選且有大用意當路忌之諷言者誣以事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觀蓋公之出處大概如此至紹興壬午公歿十有七年矣

其仲子右朝散郎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大節以書抵某
曰先人墓道斷石久矣而辭未刻子嘗列職太史氏知
先人宜詳願以屬子某與轉運君同朝久辭之不可乃
取公節義著於士大夫耳目者表而出之且具載天子
制書所褒表公者然後考其世次官闕而叙之按柳氏
得姓于展季子孫自魯入楚其後或遷河東或徙汝潁
遂仕江表至公之遠祖有自縉雲徙抗者未幾復遷嘉
禾今蓋為秀之華亭人也曾祖諱昉妣高氏祖諱昌贈
特進妣華原郡夫人陳氏考諱廷俊被遇三朝仕至述
古殿學士贈開府儀同三司妣和國太夫人胡氏公字

元禮登大觀三年上舍第試學官中之授霸州學教
授徙睦州入為辟雖正遷博士改宣義即克廣親定宗
子博士公深于經術而屬詞粹微大為學者宗仰徽宗
雅欲試之命提舉福建路學事宣和三年遂召對論內
外學政甚悉次乞罷內外官到堂日投牒求官以厚風
俗帝說諭旨除即為權倖沮止得秘書省校書郎四年
兼充編修汴都志編類官明年進著作佐郎為府監發
解別試所考試官吏印武士內外舍試卷差互坐失覺
察送吏部注徽州司錄改通判宿州郡僚以事相持牢
不可解公曉之曰某直近訐某曲近不孫曲固麗于

罪許且干清議奈何其人愧服不敢爭人益知公為長者七年召拜監察御史靖康初兼權殿中侍御史常論三鎮不可棄改尚書工部員外郎進左司郎官丁父憂服闋以直顯謨閣充御營使司叅議官遷太常少卿己酉秋車駕將自金陵移蹕平江公疏言兵可進毋示賊以怯九月除直龍圖閣知台州未至徙嚴州兼兩浙西路兵馬都監節制管内軍馬自是遂以忠勞召用未久而罷名稱益重雖上亦眷公不已居七年復秘閣修撰會侵疆來歸起知蔡州公被命即行畧無顧避意未幾虜渝平傳檄河南守臣皆舉城降公獨驛聞復遣使

數輩乞師于武昌得報而後返久之用郊恩次對敷文閣前後食祠祿者十二年紹興十五年秋上章告老九月十五日以疾卒於家訃聞優贈四官賜恩如故事士大夫皆以不大用為公惜享年六十有四官自將仕郎轉至左朝議大夫累贈左宣奉大夫娶魏氏吏部侍郎憲之猶子早卒贈碩人三子大方右從政郎廣德軍廣德縣丞後公一年卒次轉運君也才自見更內外任使號能守其家法者次大辨右承奉郎湖廣江西京西總領司幹辦公事孫男女十一人公天性至孝和國病甚泣禱於天願損壽以益親和國尋愈其後公竟先兩

月卒遺命曰述古葬臨安之西溪我死無他卜諸子遂以是年十二月四日亦葬公西溪去先塋才數里云世言儒者不適於用此殆見夫誦說章句故：拘：以儒為名而無其實者爾公以侍從子當承平時由文學自奮歷踐臺閣純明茂美不懈於位人固未知其應變如何一旦國步多艱於橫潰中屹保孤城悉其賦輿欲獎王室用能迎天之休顯著勲効及擇聘使首在選中雖道於謔其節益著儒者之效至是稍白彼平時號烈丈夫以剛明忠勇自任臨事往：周章顛越麇驚鼠竄甚至毀節附賊偷生傾刻視公施設孰為賢否宜有聲詩

以信後世其詞曰

孝移于忠勇出于仁古所為儒不在斯人當用而迂乃我之羞名與實違又儒之仇恟：柳公性行淑均王室多難其氣始振有力必陳有言必進國如尊安身也何病駕避海隅公撫一邦敵愾折衝齟其披猖上曰忠哉委賜爾社有華禁路公焉是履沃日之濤誰復安行不憚不辭惟公竭誠嗟：諛言曾不公釋可奪者位莫掩者德天子是思起守新疆獮狝孔熾毀節相望公驛而聞上曰適逢次對西廂始卒尊顯誰嗇之年不執事樞考行察終展也醇儒我作銘詩

著其大要既垂無窮亦諗有廟

興國太守贈太保王公緇神道碑

興國太守安陽王公既即世之三十二年當乾道四年春上用公之子清源公簽書樞密院事三日制詔司封按故事贈公太子少師粵六年冬祀禮成清源公以叅知政事宣撫全蜀復有太子太師之命明年清源公即拜樞密院使恩數如宰臣又贈公少師九年郊需遂贈太保鈿軸錦韜架其盈囊于是清源公以趣召還朝半道上書天子願奉外祠歸展先墓既得請則致告焚于塋下泣而言曰予惟先烈是承有此爵位凡所以發揚

潛德振宣幽光既備載於訓詞獨隧道之碑久而未刻小子其何敢安乃以尚書郎陶去泰之狀來請銘按王氏望于祈東漢名霸者號其鄉曰君子鄉自是代為士族公之遠祖始徙常山真定以財雄北州五季遷博平又徙相州今為安陽人也四世祖永錫當國初以明經起家仕至尚書主客郎中河東轉運使主客生殿中丞知青州益昌縣悅清修不競鄉里復以王君子呼之後贈尚書禮部侍郎其葬也龍圖閣直學士趙公師民為之誌配張氏賈氏范氏贈樂平廣平博平三郡太夫人生子五人皆舉進士時謂五龍中子東珣張出也中慶

曆六年進士第嘗典三州年六十一即杜門不出官至
朝議大夫卒年八十二後贈太保龍圖閣待制盛公陶
實銘其墓配劉氏贈慶國夫人太保生同州馮翊縣令
贈少師審禮即公父也母陳氏許氏皆贈福國夫人惟
公奕世種德其施甚遠公又承祖考之休而避其報急
國家之病而辭其祿寧羸厥躬以昌後人是生名臣為
宋輔弼出入將相福祿未艾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傳曰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其弗信矣乎公諱絢字敏功
生而穎異太保鍾愛焉元祐八年奏為太廟齋即紹聖
四年太保薨哀慕如成人年十六少師沒於馮翊欲歸

樞安陽而力不給會部使者至公哀經踵門伏地號訴
使者義之率州官贖其行人謂王氏有子矣免喪以將
仕即主大名府成安簿大觀初河北置糴使司且鑄夾
錫鐵錢都轉運使梁公子美聞公才辟監磁州裕民第
二監兵多不逞圍諸重垣棘園之中邏卒擊柝以衛猶
有逸者會詔廢監其徒闔扉謀叛人心亮惧公梯墻入
大呼曉以禍福衆唯聽命州上其事不報去為陳州
南頓尉右史張公來居宛丘一見竒之授六經杜詩公
自是博極群書作詩尤豪逸未幾許夫人疾沿檄就醫
京師凡以藝名無不造為醫感其誠咸願盡力而夫人

竟不起公護喪雪行歸鄉終制授蔡州真陽令政和間
推行道教青苗役法保甲市易居養安濟漏澤等事有
司覲賞趣辦苛擾公獨以身庇民未嘗咎責而事以濟
上官交薦改宣教郎知大名府崇城縣宣和三年四月
河決恩州魏之隄防素固都水使者欲藉以為功調急
夫數萬斂薪芻無孰刻期增築蠶麥方登民胥怨若公
職兼埽圻部夫堤上力言堤必不決請俟農隙使者不
從公憂衆潰以便宜散遣傍邑從而效之使者劾其慢
事下府尹轉運使審究兩司力祐公竟得無他童貫宣
撫幽燕凡累朝兵仗數百萬貯北京者皆取以實邊又

調民守烽燧運金穀文書旁午運以軍法繩官吏公知
亂將作投劾還家平墳墓鬻產業南徙蔡州族黨友誦
公毅然不顧求知無為軍之巢縣蒞事總累月而金人
入寇衆始服公先見依公者相屬也靖康元年汴都戒
嚴四方勤王兵過縣無虛日公用行營法剗芟舍居之
饋餉素備無秋毫擾寇閻瑾破黃州將掠舒蘄提點刑
獄胡憲可謀于公：為草檄遣客說瑾：即引去時群
盜蜂起公策巢當江淮衝要乃環邑浚壕因土為城引
焦湖水灌壕中其南以大河為固版築未合而賊李仲
者號李鐵棒擁衆蟻集公率鄉丁拒守伏砲斃一騎賊

怒益治攻具會光堯登極赦至公募士持赦諭賊令歛
兵歸行在仲驚喜下馬拜赦連呼萬歲以書謝公遂趨
南京當是時巢以東郟邑晏然賴公力為多俄劇盜張
遇號一窠蜂自京東轉剽數州無敢撓其鋒既焚溧陽
巢境大震公被甲督民丁乘城手發百矢不倦殺賊甚眾
賊謀知南城未合潛以甲士筏湖來夾攻公力戰水濱
身中數矢左右殊死鬥賊為小卻而同僚守壁者不能
支賊遂登陴公亦創甚或挾公登小舟僅免賊嘆曰吾
橫行列城未嘗遇敵如此約其下毋縱火殺人留一夕
過池陽聚千艘帆風上江鄂矣制置使劉公光世具以

事聞因奏公節制淮西兵甲沿江捍禦已而賊復自鄂
東下聞公屯北岸舟不敢泊劉公再上公功詔進秩一
等監察御史寇防撫諭淮西路又表公勞有旨留再任
壽春守康允之移帥浙西辟公幹辦公事建炎三年冬
金虜陷秣陵車駕幸浙東議者慮虜道寧國踰千秋嶺
入於潛詔允之擇官統民兵扼嶺下眾有難色公慨然
請行且密謂允之虜勢張甚吳人豈能支若用團結義
社四萬退守富陽臨安之險令士庶散保於潛昌化聚
江下之舟載倉庫粟帛如富陽空杭城以委之彼來無
所掠止無所資欲濟則舟不可得又聞義社分守旁邑

將畏首畏尾不暇我以銳師乘之或可得志此上策也
允之不聽公行及餘杭有披髮南奔者問何人曰橋商
也遇胡于溧陽晝夜疾馳是以獲免彼行如鬼亦且至
矣時虜知簽樞周公望帥衆十萬屯姑蘇而允之必阻
千秋故自溧陽度獨松嶺掩我不備公移書告允之幕
吏猶疑不實請再遣覘者尋而游騎數百奄至北郭陳
桑林中允之大驚出兵禦之知其果虜也皆望風潰城
中遂煨燼矣允之始悔不用公言公在千秋飭備甚至
姦毗乘亂相攻劫公往來彈壓誅其尤無良者人情以
安他日州縣吏多被罪惟公用勞遷秩駕還會稽趙忠

簡公簽書樞密院事請置計議官四員專治機速賞功
事首薦公為之時疆場日駭盜賊所在蟠結公謂宜駐
蹕江寧內降群盜外臨中原失此時不為南北之勢分
矣又上急務數條未及行而忠簡公去位公亦請外得
知興國軍蓋四年九月也李成之叛分兵據軍治紹興
元年五月趣公之官單車行荆棘中至累日不見人煙
八月始視事賊雖去而官府草創豪右暴橫公竭力爬
梳使就繩墨日夜督屬令招集耕農貸以種糧初至斗
米斤益率直三千已而流通四歸井邑漸復物價亦平
二年六月詔曰王某奉詔令勞民不怠厥功茂焉可召

赴都堂審察無何言者謂凋郡方倚良守胡可遽奪乃命遷一官任滿褒擢久之淮南潰卒路進以千人濟江薄境軍無城壘廂禁兵不滿百公亟乞師于蘄州戎將李山且聲言悉營兵合擊進聞遽去人謂微公應變有方一邦復塗炭矣四年力求祠官卜居廬阜日與高僧及隱者游超然若有所得山中人往：攜酒候道左公輒與班荆劇飲年終五十賦詩送人赴南宮云我欲挂冠去君當衣錦還人歎公之達而不疑將逝也八月十四日乃以疾卒十月一日葬山南丹桂鄉栗里村殊原山積官右朝請大夫娶宜人韓氏陳氏皆贈福國夫人

二子長即清源公炎今為觀文殿大學士湖南安撫使次曰圭終迪功郎邵武縣主簿孫四人思牧將仕郎早世思齊承務郎思訥承奉郎一為僧曾孫二人伯輝承務郎伯燭未官公才雄氣豪身長六尺餘音吐洪暢飲酒至數斗不亂談辨滾：遇事迎刃輒解蓋偉人也中興初士習久安鮮能自奮于功名公在下位獨表：有聞守巢功雖不終智勇已可見入浙帥幕言雖不用策慮則遠矣趙忠簡深知之方入相而公歿其命也夫銘曰

遠矣王宗其來有承如彼大川至公方增問其才學

允文且武問其政事利興弊補士患無時：方艱虞公止一邦而志弗舒士鮮已知：已實相公如相避命也奚悵二者則然壽宜綿邈誰不羣老公又無年天子斯人報施常必昇公以豐胡受也嗇蓋身之逢百年易終以貽後人奕世不窮子既顯矣孫亦未艾刻銘昭之尚勸無怠

權太常少卿贈銀青光祿大夫滕公庾神道碑

淳熙六年

睢陽滕子濟子端為兒童時俱負雋聲踰冠同登宗寧五年進士第相繼中詞學兼茂科政和宣和中先後入

秘書省為正字為著作佐郎他人方附麗權門躡取顯宦二公獨恂：自守滯留儒館泊如也光堯皇帝中興于南京首用鄉閭之望子濟既由太常少卿登壇盛禮仍草告天津青之文子端旋以博士討論典故益其踐歷往：同時亦或相代人號衣冠盛事會宰相惡陳東歐陽澈之訐直加以大辟子端即上疏申救且移書相府復欲面詆之為同舍郎扞止義槩籍：縉紳間已而從幸廣陵子濟由左史遷中書舍人子端亦為郎文昌省攝容臺事駸：進用矣是歲十二月十八日子端遽以疾卒不二年子濟遂自諫大夫入翰林登樞府故君

子于子端尤太息為壽才四十二明年長子瑾挈柩南渡旋窆于婺州金華縣北山俱眠之原至淳熙四年瑾守通州其弟琛守舒州書來言曰先人蚤世于今五十年賴遺訓餘澤兄弟分守兩淮銀印青綬追爵二品惟是墓道有碑而詞未刻死且不瞑敢以為請某舊嘗讀公文又聞救東澈事欣慕其高節且于二守嘗同朝同僚其何可辭乃序而銘之公諱庚字子端世居應天府宋城縣曾祖衛尉寺丞堯臣贈太子少保妣晉安郡夫人王氏信安郡夫人陳氏祖宣德郎公綽贈太子少傅妣魏郡夫人張氏魯郡夫人鄭氏父左朝請大夫知鄂

州 贈太子少師妣蜀郡夫人常氏公少力學年十二為文瘞死禽磨瓦書之題曰爵王墓碑自是盃酒嬉笑率寓于文見者驚異初仕為將仕郎蔡州新息尉民號清和縣尉秩滿陞通仕郎調陳州商水丞既中科目循文林郎為九域圖志所編修官改宣教郎徽宗幸秘書省轉奉議郎歷承議郎除正字九域志成轉朝奉郎駕再幸省轉朝散郎遂佐著作進朝請郎丁內外艱建炎初元起為太常博士轉朝奉大夫擢都官員外郎時庶事草創賞功補副尉者不可計是非混淆公謂興復大業在信賞必罰今吏以微文沮所當得而以賕謝予其

不當得何以鼓天下忠義之氣又帖給吏手多假託權
勢取之因轉售于人冒濫滋甚於是隨事爬梳聞諸朝
嚴其籍轉朝散大夫兼權太常少卿初李丞相綱素善
公其論救東澈也當路頗以為憾久稍諒其無他委看
定四方封事公晝夜省閱凡可行者差次潤色類以奉
御欲裨助初政憊心疲精失食飲節坐是致疾吏祈儼
乘時為姦公力疾案治之無何長貳佑儼答之而已公
嘆曰吾為郎治一吏不見信况敢望協心為國乎天下
事畧可見矣因忽不樂以至于沒縉紳嗟惜公天資
明敏恢宏自信為文章立成下至書算菽術見輒能之

惟于仕進不汲：在館閣踰八年非旅進不至政府日
抄異書以廣見聞少師公與弟比登儒科坐上書入元
祐黨晚御諸子甚嚴公朝服受教畧無惰容修身謹
行惟恐貽親憂同父昆弟娣妹十五人極其友愛初娶
常氏諫議大夫安民女追封信安郡夫人再娶路氏寶
文閣直學士昌衡女追封咸寧郡夫人五子三女皆路
出璿璆早亡次通州次瑞未仕季舒州也長女適右迪
功郎馮揆次適左奉議郎駱仲舉餘不及嫁孫男七人
仲通仲容仲雍仲山仲忱仲恂仲宦仲容迪功郎福州
懷安縣主簿孫女四人長適迪功郎新鎮江府司法叅

軍呂祖恕餘尚幼銘曰

赫々祥光龍飛宋都雖々雁行漸于鄉閭可用為儀
匪直其羽亦有忠言以驚該輔伯兮先登秉國事樞
季止即潛命也何居天之于人報有先後不于其身
必蕃厥胄是生良子剖符相望追爵三品密章未央
公文可傳公行可紀詩以聲之公為不死

省齋文稿卷第二十九

省齋文藁卷第三十

周益文忠公集三十

碑

樞密使贈金紫光祿大夫汪公澈神道碑 紹興

二年十一月

公諱澈字明遠姓汪氏系出新安南唐保大中徙饒州
浮梁縣曾祖仲宣贈太保妣徐氏衛國夫人祖叔寶贈
太師惠國公妣陳氏益國夫人考俊修贈太師慶國公
妣檀氏奉國夫人三世皆以詩書訓子弟公生穎異幼
從伯兄沆學博覽群書尤長於春秋登紹興八年進士
第主臨江軍新喻簿徙軍器少監鮑瑒檢察荆湖軍改

吉州：學教授父憂不赴服除教授衡沅二州万俟忠靖公謫沅知公可任重二十六年入相薦召為秘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遷校書郎國史院編脩官安分無求視同舍郎數遷殊不介意二十九年二月輪對論立國二道曰文與武宜令帥臣監司舉所部大小使臣智謀深遠可脩鎮防武藝超絕可帥士卒者在內則侍從臺諫各薦所知務得其實：則精不必求多：則泛毋問小疵毋拘常制高宗嘉納即詔內外薦舉武臣而擢公監察御史尋進殿中侍御史特賜鞍馬和戎浸久邊防懈弛公力陳養賢養民養兵及自治預脩之說反

覆累数千言其他如有司毋得援例破成法并廢教坊皆自公發之顯仁皇后攢宮既訖上議者欲廣四隅凡士庶墳在二十里內皆當遷公言陰陽家說難信與帝意合命公按視公還奏昭慈徽宗顯肅懿節四陵園舊占百步已數十年何今日為是紛：且漢長樂未央宮夾樗里疾墓未嘗遷也唐張說坎其宅東北隅人謂洩王氣今就如議者言則穿穴立隴恐非徒無益按國朝宮陵儀制在封堠界內不許開故合祔願遷出者聽其意深矣帝大悟一切如故三十年知樞密院事葉公義問使虜歸頗知入寇之謀公申言選將帥為兵備八月

遷侍御史賜緋衣銀魚時酒課虧國用不足公請禁私酤或遂議以贍軍庫付殿前司公言兵權利柄出于他日將不可制又論鎮江大將劉寶十罪乞行誅斥又論往歲經界法行隱漏稅多諸郡經總制錢一時羨溢嗣歲即虧今乃以為額必至病民願詔戶部別取十年通數而用其中事皆施行當國者多過舉公疏罷之明年上元前一日風雷雨雪交作春大寒有旨令侍從臺諫條具消彌災異之術公謂天變不虛其應在兵今荆襄無統督江海之備禦凡陳十二事皆內修外攘計會詔政事並用祖宗舊制公言近歲武爵遷轉太驟請復

六等檢校官總管鈐轄路分都監除授超躡當遴其選于是詔兩省詳議其後稍復舊制云虜使高景山因賀天申節報欽宗升遐且索將相求釁公請置使江干益兵上流守淮甸備海道狀後下哀痛之詔布告中外是月除御史中丞遣大將成閔提禁旅五萬屯荆襄而公遂為宣諭使大率如公前後所陳詔書略曰撫勞將士體訪事宜凡其所臨如朕親幸公自以身任言責凡川陝江淮利害悉以聞由鄂渚歷江陵走襄陽具宣天子恩意拊循諸軍勉將帥以忠義人：感激思奮時田師中戍鄂李道成荆吳拱以蜀兵戍襄成閔屯郢鄂間公

以師中老病劾去之襄披城為山寨荆治水堡公曰此
特自守計耳敵至當力戰逐北柰何坐困乎乃部分諸
將乘邊還武昌調軍食九月虜犯信陽光化諸將戰却
之俄虜師大至與我軍相持公乞下詔進討而駕幸金
陵乃升閔京西河北西路招討使實聽宣諭司節制公
欲乘完顏亮駐淮南檄諸將分兵出唐鄧陳蔡直擣京
洛使亮腹背受敵可成大功會兩淮失守驛召閔軍入
援公志不就惟以荆襄軍當虜將劉蕡十萬之衆頃之
牒報虜謀自光黃渡江襲武昌入江西詔拱分兵還戍
江岸拱即將而南公在武昌馳書責拱還襄陽自調鄂

之餘兵悉戰艦聲言備光黃虜計不得行拱僅抵硯首
虜師掩至大戰漢水上虜衆敗走唐鄧陳蔡汝穎相次
歸職方未幾亮死公乞出兵淮甸與荆襄兵夾擊其歸
師未報而虜之新主罷兵請和矣三十二年春駕留金
陵公請奏事詔需後公復條奏便宜三月趣公朝臨安
虛政府以待甫入對即拜叅知政事六月內禪公與宰
相陳魯公及二樞臣俱膺佐命之寄壽皇既御極銳意
恢服首用張忠獻公使江淮而命公督視荆襄軍馬將
分路進討公開府襄陽遣趙樽守唐王宣守鄧別選偏
將分據要害皇甫侗擁衆萬餘柵陳蔡間未有所屬公

請賜軍號官爵果為名將初蜀師頓德順軍為虜所圍
公欲以兵助個牽制之會上命中使梁珂齎手筆勞公
曰卿文武兼資帷幄大臣以戰以守臨機制變公因奏
虜方併力拒西師宜分命趙搏王宣潛師襲路仍令兩
淮犄角中原遺兵必響應一舉可定豈特解西師而已
是時虜帥移文江淮督府議和復揚言入寇上慮公銳
于進取諭旨未宜分兵遠略公念襄漢宿兵饋糧艱阻
昔之沃壤彌望荆榛乃與漕臣呂擢姚岳議因右長渠
築堰通流募閒民汰冗卒十人為甲五甲為隊三隊為
屯授地給牛各有等差賦之種穀授之廬舍而薄其課

秋成第輸種餘穀官以緡錢市之畫為三十八屯規模
詳密人方勸趨而西師退保虜勢遂張蓋隆興元年也
宸翰教飭修邊備公請入奏軍事上復遣內侍甘澤賜
親札曰入寇無虞可暫入覲仍賜金合茶藥非常典也
方公歸武昌候命而張忠獻公先入朝密以迎降虜為
名克期大舉雖宰相亦不與聞詔公出師應之公以前
議驟變上奏曰虜自得志陝右陳兵壓境姑遷延避盛
夏將期秋冬一決和戰沒先發固善獨未知能度彼已
有必勝之策否願許臣入對面論形勢詔可而我師已
踰淮公知言不用乞令張公併領荆襄號令歸一俄李

顯忠師潰公道乞奉祠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言者隨攻之落職台州居住明年冬有旨自便終
兩月復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視事于乾道元年春上
浸察前謾深念公之功九月召知樞密院事遂陞樞密
使立班恩教並同宰臣公以南渡後非舊相若官至公
孤不以拜再三辭上曰卿將命馳驅經歷為多故授此
職嘗密訪人才公舉所知百餘人第其材器復於上二
年引疾上固留不能奪以觀文殿學士再領洞霄越三
月起知鄂州兼管内安撫使蓋上知公兩使荆襄有經
武整軍之勲將以規恢也繼訪公邊事公奏向者我有

唐鄧為藩籬又皇甫侗控扼陳蔡間虜兵不敢窺襄比
既失兩郡侗復內徙虜屯新野相距百里耳臣嘗令趙
搏王宣築城郭儲芻糧守備要害首尾相應有以待敵
衆心乃安為今之計無以易此至於機會之來固難預
定臣職在守土不得而知也上深然之每以上流謗公
議臣欲廢江州軍公力言不可而止公以和好方堅上
章求歸移知寧國府便公之私四年改知福州兼本路
安撫使海寇為亂公遣兵捕渠魁戮之十月得末疾再
請洞霄七年遂告老上雖知公疾猶令降詔不允曲示
禮意尋特轉通奉大夫許致仕八月二十三日召其子

授遺奏大指而薨年六十有三特贈金紫光祿大夫官
其後十人積階自迪功郎至三品皆特遷爵鄱陽郡開
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實封五百戶有司定謚曰莊敏
以九年二月乙酉葬邑之南鄉湘湖長穆山之原娶同
邑李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九月薨子男四人皆通敏棹
今為朝請大夫提舉廣南路市舶梓朝請郎知盱眙軍
檄通直郎新通判撫州獨其季承奉郎隆興府監倉櫛
早世女三人適李師心王源方恬孫男十五人光熙烈
勳燧燁燿燿杰庶媚媚炬焯炎孫女七人公學本誠敬
不專誦說每務躬行嘗從容奏高宗曰臣起家寒遠所

以報國惟無私不欺耳及事重華亦云退以名所居二
齋天性孝友自以祿不逮親每沾俸賜感愴彌日憐弟
澄少孤拊遇尤至首蔭以官前公數月没淮東公已病
猶遣長子暑行護柩歸遺命復官其子與人交始終如
一居家儼恪服用猶未貴時治郡不求赫名處軍事
精審明白將卒無不悅服尤愛惜爵賞每曰名器輕假
何以示勸有立功者必奏真命未嘗假版其後朝廷以
諸軍借補猥濫或奪或裁獨所部無之汲引善類惟恐
不及名卿才大夫多公所薦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
卷辭章簡重如其為人某嘗觀國史天聖中契丹講好

已二十餘年宿將無在武備單缺范文正公方為京官
 疏乞命大臣舉忠義有謀之人次命武臣舉壯勇出群
 之士及復唐武舉當世稱其有王佐才由是入館閣擢
 右司諫言事鯁挺為仁宗所知元昊僭竊選帥西邊盡
 瘁經營吳竟納款召拜二府值西北交爭麟府奏警自
 請宣撫河東陝西二虜卒不敢動後歷教鎮而終本朝
 言文武兼資可為後世法推以為首公以文正嘗守鄴
 陽師慕其為人故當南北交聘習講文治諱言軍旅之
 時獨以館職為國遠慮請擇武將遂結主知中歲徧歷
 言路出使荆襄往來指授兩路晏然及亮授首遂參大

政重華初元復以執政督視軍馬悉其智謀方面鞏固
 和戎定而公歸位國元樞歷四鎮遭時遇主出處本末大
 畧近文正然後縉紳間皆知儒者果可用也初公薨翰
 林學士洪公景廬既以歷官行事刻之墓嗣子棹謂某
 與公同朝嘗贊美攢陵之議相與至厚復請碑於墓道
 義不可辭謹提其要而繫之以銘於是公以諸子升朝
 累贈至太師銘曰
 天生聖人專用仁治蠢茲獫狁常桀以肆念昔三代
 降漢迄唐樂天保民運祚以長赫高宗紹復大業
 明重華廣聲繼伐叛則征之服則盟之寧抑爾兵

毋殘我民維時汪公致位丞輔翼贊兩朝敵威衆附
雜耕渭上屯田先零氣吞幽燕公志則然我車旣攻
我策既定師干一試簞壺必應有點斯虜竊窺至仁
叩關乞和遂許來庭上曰婦哉其永予弼公曰止哉
盍均於佚征鎮四遷訖其外庸或出或入有始有終
孰不富貴孰不更踐有譽無疵如公則鮮往在慶曆
西征夏臺倚臣曰范运用招徠於穆二聖心乎仁祖
公慕先正幾踵其武螭首龜趺表於墓門文以詩之
庸諗後昆

資政殿學士贈通奉大夫胡忠簡公銓神道碑

紹興三年

武王一戎衣而定天下應天順人之舉也義士猶或非
之孔孟奚取焉為萬世計也紹興和戎高皇有不得已
者矣兩宮未歸母后春秋已高故與大臣決策從權中
外議論雖洵、頌無敢直陳於上前者獨樞密院編脩
官胡公銓上書數百言援大義而伸之大畧謂王倫誘
致虜使欲割豫我秦檜腹心大臣導陛下為石晉孫近
傳會遂叅政事願竿三人頭羈留虜使興問罪之師時
八年十二月辛亥有旨銓書凶悖劫持其削籍流昭州
仍降詔布告中外是日檜近惶恐待罪明日又請收責

命不許則乞從末減十二月王倫亦再上章自劾而六曹長二給舍臺諫自晏景初而下多有救解者乃改監廣州都益倉明年正月宰執復奏銓書專詆臣等前和議未諧不敢固請以疑群心今議已定宜稍甄叙乙酉遂改簽書威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十一年六月之官十二年七月諫議大夫羅汝楫劾公益倡前說用欺群聽復除其名勒停編管新州十八年十一月群守張棣奏公與客唱酬毀謗恣望移吉陽軍時大臣專國柄小人觀望迎合必欲置公死地賴天子獨保全之二十五年冬秦丞相薨乃得歸某竊惟人臣犯顏逆耳上撻人

主之怒下為權臣切齒或誅或斥何可勝數未有九重特申詔諭三府矯情屢請禁近引誼救止曾不四句讀命三改如朝廷此舉之盛者當是時一胡編修名震天下勇者服怯者奮朝士陳剛中以言餞行至云屈膝請和廟堂無策張膽論事樞庭有人貶令安遠之死靡憾鄉人王廷珪嘗賦姦諛膽落之詩竄徙夜即反以為榮下至武夫悍卒遐方裔土莫不傳誦其書樂道其姓氏爭願識面雖北虜亦因是知中國之不可輕蓋天理所存自公達之人心所憤自公發之扶世垂教非聖朝之伯夷耶孔孟而在其大書特書也必矣胡氏本金陵人

五季徙廬陵公字邦衡曾祖連妣康氏劉氏祖愷贈承務郎妣孺人張氏父載有氣節一試有司不中即棄去贈大中大夫母陳氏張氏所生母曾氏俱贈淑人公初不群強記博覽年二十試太學文不加點建炎二年廷對行在所考官初以冠多士或畏其切直置第五授左文林郎撫州軍事判官未上隆祐太后避狄上贛狄師隨之公以發運司檄攝本州幕官率鄉丁佐官軍扞止第賞循承直即就權判官尋丁父憂服除與兄鑄從鄉先生蕭楚講春秋學無仕進意紹興五年張忠獻公都督諸路軍馬辟湖北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以親嫌易

河南提點刑獄司俱未行召赴堂審察七年兵部尚書呂祉以賢良方正薦四月賜對改左通直郎留為樞屬後二年赴福州總一年踰嶠又六年過海守棣驅公使步往又諭送吏侵公、不為動吏無所肆其毒既抵珠崖著書怡然不以死生介意士執經從學多可觀預貢者相繼赴南宮其後公還朝復請五至省者許勿限年推恩自是海島頗有仕宦者閱七年始量移衡州又數年乃許自便三十二年壽皇即位復左奉議郎知饒州十二月入對乞脩德結民心練兵觀虜釁上曰久聞卿直諒拜吏部尚書左郎官隆興元年正月遷秘書少監

四月擢起居郎兼侍講國史編脩官論記注不應進蒙
前後殿皆當侍立遇直前母白閣門母隔班次又請移
都金陵時督府北伐克宿州大將李顯忠邵宏淵敗歸
勸上毋以小衄自沮七月旱蝗星變求直言公請勿微
福佛老躬行周宣王故事罰監司守令之貪殘者其論
納諫曰今廷臣以籍默為賢容悅為忠反謂臺諫論事
為賣直此德宗疑姜公輔之語也馴致興元之幸所謂
一言喪邦者上曰非卿不聞此金人再求和公曰虜知
陛下銳意恢復故以甘言說計款我願絕口不言和字
上嘆其忠直侍郎王之望侍御史尹穡皆主和排張忠

獻公：廷責之聞者稱快兼權中書舍人特升同修國
史公雖與忠獻善及其子栻賜金紫則謂不當如待勳
臣子繳奏之太上皇后改稱教旨為聖旨公奏大哉乾
元至哉坤元今乃一之將如太上皇帝何上曰奉親之
過朕當自受十一月詔以和戎利病遣使可否禮文後
先土疆取予大要詢禁近或勸公從衆公奮曰古有斷
頭將軍無降將軍乃上奏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
靖康播遷自何臬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
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內不忘
戰此又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將士解體尚

能戰乎執政讀之失色會中貴人推金字牌賞越舊制
公索成法將論之俄與宗正少卿何備兩易其官公未
出省吏白新舍人至公叱曰命汝取成法何遲也吏懼
探懷出之公亟具奏乃緘印上馬去上尋悟中傷之由
請外弗聽猶以侍講夜對上曰虜急欲和其勢甚蹙公
乞力任張浚恢復可必因再求去上曰卿直諫四海所
知且留經筵事無大小皆以告朕二年二月兼權國子
祭酒六月除權兵部侍郎八月上以災異避殿減膳詔
廷臣言闕政急務公以賑恤為先務議和為缺失於是
太學生七十七人同上書乞再相陳康伯用胡某為腹

心進兼侍讀虜人議國書未合或請末節不必較公曰
富弼以死爭獻納二字今欲君父卑辭下醜虜愧弼多
矣上聽其言十一月以邊事改卜郊公言不可者十又
大臣主和益堅公爭之力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
命下即趣行時金寇深入虢八十萬淮東郡縣望風退
避高郵守陳敏拒之謝陽湖而大將李寶駐師江陰不
肯援敏公檄寶出師寶先嘗取密詔為自安計公劾奏
曰臣受詔令范滂備淮李寶備江緩急更相援今寶視
敏弗救若謝陽失守大事去矣寶懼與敏犄角退虜兵
時大雪河凍公親劄冰濟舟師人以用命初公與尹穡

同出使穡使浙東置家于京公使江淮益受敵之地携
挈北行實安衆心言者乃併指為罪閏十一月與穡俱
罷久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乾道五年冬上語諫臣
單時思得節誼之士時奏公中興初率鄉兵遏虜事上
雅知公陳虞二丞相復薦之遂除集英殿修撰起知漳
州未赴六年春改泉州趣令奏事上曰每思卿直諫今
朕恢復之志已決公曰陛下嘗欲移蹕金陵何為中輟
上曰以民之不易少需耳留為在京宮觀兼侍講閏五
月除權工部侍郎論前修史功進官一等十一月真拜
侍郎公言初元經筵七十老臣獨在願乞身歸田里上

曰卿忠孝神物護持且留觀朕恢復同載大梁或忌公
敢言摘細故雜他朝士併撼公莫不得獨留公自以年
踰七十遂求致仕詔除寶文閣待制在外宮觀七年三
月也未數日特留提舉祐神觀侍講如故上曰卿大節
可嘉朕不忍令卿去未幾受詔舉堪任刑獄錢穀及智
畧吏能各二人言者又謂公所舉非其人貶秩二等公
知不容力求退進敷文閣直學士再提舉興國宮特許
陞辭公奏願陛下任賢斥邪理財訓兵逮鯨恤孤必報
國仇必歸陵寢必復故疆上曰朕志也又問卿今何歸
公曰臣向在嶺海嘗訓傳諸經今歸廬陵將成此書特

賜通天犀帶以寵之公既歸上趣所進書遂上易春秋
二禮解詔藏秘書省尋復原官淳熙二年上思公不置
諭大臣令進職初擬稍遷上特陞十等遂為龍圖閣學
士前此未有也太上慶七十獨公以前朝龍飛甲科遷
朝奉郎祠滿又納祿上令因任近臣有言秦檜時臣僚
被貶斥者後皆還其所歷歲月惟胡某為議即將四十
年未嘗自列詔特予四官遂轉朝散大夫三年冬三納
祿優詔不允四年秋秩滿特命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
宮五年夏上以公連歲納祿舉大梁同載之言諭大臣
使留公仍進端明殿學士六年冬三省復奏公祠滿上

曰銓雖老不衰昨去國欲他日從朕中原朕嘗壯其言
可召歸處以經筵公引疾力辭因陳時病五事且曰劉
珙張栻將死其言甚忠李椿鄭鑑之去國論議皆有補
陛下盍念之顧何以老臣為上知公不能來七年春起
轉朝議大夫再食興國宮祿公稱疾篤四月加資政殿
學士致仕五月庚辰薨遺表猶欲為厲鬼殺賊贈通議
大夫官其後三人享年七十有九初封廬陵縣開國男
加至本郡開國侯食邑自三百戶積至一千五百戶實
封百戶是年冬十月丙午葬於縣之儒行鄉松山原祖
塋之右以子升朝遇郊恩贈通奉大夫娶劉氏中散大

夫湖南提點刑獄公事敏材女先公卒贈淑人五男泳
承務郎監江淮總領所惠民局兼行宮雜賣場淳熙初
卒官澥今為奉議郎前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賜緋魚
袋能世其家決承務郎瀟承奉郎沖未命天五女適從
事郎道州司法叅軍嚴萬全福唐葉昌嗣上饒方自厚
通直郎簽書昭信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賜緋魚袋王宗
孟將仕郎王歲孫男十六人規承事郎奏辟廣南西路
轉運司主管文字築文林郎監泉州市舶務杙承奉郎
程杙樞挺折機規擢杙樞樞檣椅女七人惟公忘身為
國首倡正議人已知敬畏又平居持論鯁挺視權貴有

不善趨向有不正輒奮髯欲扼其吭畧無顧避士大夫
以是疑公特立獨行不可得而親其實篤厚恭寬孜孜
樂善常欲以樂道愛人之實施諸有政既不大有用於朝
嘗三拜二千石復未及布宣於外故公之剛雖表：愈
顯而其仁心則罕知者昔蘇文忠公作剛說謂夫子以剛
毅巧言辨仁不仁深闢太剛則折之說由公視之其信
而有證哉公性孝友在海南聞母喪慟絕水漿不入口
一夕鬚髮盡白當任子先祿兄之子歲時會聚宗族恩
意周備收恤貧弱不計家之有無與朋友交情文兩盡
田父野老菟兎牧夫亦接以禮得其歡心奉身儉約非

賓祭食不重味間被君賜可辭則辭不可辭則以調人
先疇外寸地無所增識者嘆服公聰明既絕人又能堅
忍勤苦聖經賢傳晝夜繹思古文奇字悉力研究發為
文章雄深雅健清新藻麗下筆輒數百言尤刻意詩騷
用事深遠措詞奇崛後生投贄率次韵以酬多至百韵
數十篇愈出愈工字畫端勁兼通篆隸碑版一出人爭
傳玩遂於禮學能躬行之冠婚喪祭必遵古訓釋老異
端一切屏棄親舊慶弔寒暑不輟自壯至老始終如一
在新興名室曰澹晚號澹菴老人遂以名其集總一百
卷又著易拾遺十卷書解四卷春秋集善三十卷周官

解十二卷禮記解三十卷經筵二禮講義一卷奏議三
卷學禮編三卷詩話二卷活國本草三卷自公之歿其
子以門人今秘書監楊公萬里所狀行實來求銘其自
少知慕公名德隆興初先後入兩省中間郊居從游幾
十年已復遞宿玉堂凡公文行皆親薰而炙之銘其敢
辭獨念官品雖未應謚而名節如此顧在隱德立園之
下耶幸從執政之後當任斯責暨尸宰事始奉明詔謚
公忠簡而郡庠又以公配祠六一先生然後哀榮兩備
銘公有辭矣銘曰

河入中國地卑而傾屹立抵柱其勢乃分江會三峽

端束於隘截然灑瀕其流乃殺天方驕金帝維念親
事之至難有君無臣斷：滿朝其瀾孰障言：胡公
正論獨抗鼎鑊刀鋸視之猶無嶺海崎嶇不曰夷途
相欲殺公彼愴趨和天子仁聖公卒無禍晚儀正朝
素志弗移不會于梁則繫乎時富貴壽考百年之頃
孤忠大節千古惟永懦夫以立清哉伯夷孔孟並稱
公乎得師

省齋文藁卷第三十

省齋文藁卷第三十一

周益文忠公集三十一

墓誌銘

右迪功郎致仕劉公若川墓誌銘 乾道元年

隆興元年十二月一日廬陵鄉先生劉公卒州學教授
師生會哭其家甚哀郡人皆嘆曰善人死矣於是門生
鄉貢進士田亮功會萃遺事屬其為之銘某之兄弟昔
以童子受業公門其何以辭公舊名武字定功後改名
若川字朝宗世為廬陵人曾祖海祖惟一皆不仕父陶
字紹先博學有聲稱於勢利泊如也其詳見文人尊敏
脩李聖功所為銘紹先娶樂氏實生公：自幼刻意讀

書事父母盡孝待兄弟以順方三舍法行為正若錄必
經術行誼俱優者當是時公固未老人已曰非劉公不
可其後改科取士人又曰劉公元祐宿學也宜留為吾
徒師中間預鄉薦可以仕矣公優游學舍不起也諸生
亦謂公言行可法相與挽之不置蓋贊助學官表帥多
士踰四十年平居與物無競休々然真寬厚長者人以
是敬愛之若乃施口惠任心術以沽流俗之譽者固公
所恥也家素貧學者聞其名自遠麋至賴以自給公損
衣節食推其餘以字育孤幼賙恤朋友此又人所難者
紹興二十九年太上皇帝慶壽於慈寧宮凡高年以差

賜爵時公年八十七且有子舉於鄉實應詔書遂補右
迪功郎致仕初公屢求解學職衆輒留之至是欲必去
衆曰公耳目尚聰明况養老於學古之遺制也不聽蓋
復留四年以疾卒於家公為文醇正淡泊如其為人有
集二十卷初娶夏侯氏再娶王氏彭氏四子長克實通
經篤行有父風次克國鄉貢進士次待問以數卒次定
國二女長適進士彭邦直次適進士王景先前卒孫男
女俱九人男鄉貢進士義之暨麟之釋之涓元之揮儀
之宗之必勝也曾孫男三人伯雄伯魚伯鳳皆業儒女
二人議者謂公豐積而嗇取後世殆其昌乎諸孤以二

年閏十一月辛酉葬公於城西雞家嶺與彭氏同兆而異穴銘曰

九十一年不其壽子孫濟：昌乃後天豈我私躬自厚如唐師德漢少游無競無求以白首附郭之山長而秀公歸其宮且安久列辭鑽石耀不朽

蔡子亨墓誌銘

乾道元年

伯父沅陵公好賢喜士其規模寧與時利相反一時巨室衆方慕嚮有來請交多捨去不顧即故家若寒士人所蹈籍者往：察其賢延譽之仕以故弗甚顯然世言善擇交者人：推周使君紹興丙寅春道袁州問州之

士大夫孰可與游皆曰蔡君子亨故相家也築室砲沙河上葺廢圃為園日延邦人過客飲酒賦詩鼓琴彈碁於其中蓋二十年来嘗見過失是何如伯父曰可也立命過蔡君蔡君出迎貌温而恭論辨而無邪視其家庭蕭然閱其子弟翼：怡：爭讀書學文伯父喜曰人言果可信時方求介婦會蔡君亦擇婿一言而兩家通婚姻如東阡北陌也歸道所以然予年尚少竊記之自是從事四方絕不與子亨相聞隆興改元秋七月歸廬陵客有斬哀偕謁入者視之子亨之子岳也予驚問來故則哭曰今年先人棄諸孤雖葬而墓碣未刻猶不葬也

岳為是不敢顧几筵扶服亟來惟執事哀許予辭謝累
日岳泣請益虔予兄又提筆迫曰趨為我具藁乃取左
從政郎吉州司法叅軍魏吉甫所狀世闕行事而比次
於下君名衢子亨字也興化軍仙遊人曾祖準贈太師
秦楚國公祖京太師魯國公父儵贈少保謚文簡母永
寧郡夫人強氏幼以門功補承奉郎轉承事郎嘗贈金
紫除太府丞改直秘閣君父母皆早世能自立不為貴
驕氣習在政宣間公私事一無預知故官以例遷未嘗
超拜及舉疾落南有司獨刊去君名則其始末可槩見
矣虜之入大梁也士民挺身避難君能冒死走父母殯

宮取柩南奔其後群從有困窮死亡者君悉為調給蓋
藏之平生孝友類此死時年五十八正月己酉也葬以
四月壬申墓在州之西平田娶洛陽王氏惠獻公化基
之曾孫生四男嚳岳岡密岳密前死四女長壻右文林
郎武安軍節度推官王注次則予兄右迪功郎監潭州
南嶽廟必端次進士張伯虎其一既嫁復歸孫男三人
孩圮埴女三人尚幼銘曰

家鼎盛或端靖名必振廢而居誰爾諛乃有譽銘君
墓是之取尚無斁

嶽猷閣待制宋公暎墓誌銘

乾道二年

公諱暎字景晉姓宋氏其先北州大族後徙開封府祥符縣至公之曾祖鄭國元憲公庠以道德文章歷踐樞宰賜第咸寧坊官至司空薨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魯國太夫人胡氏祖均國朝散郎致仕累贈金紫光祿大夫祖妣大寧郡夫人陳氏父宙年朝請大夫致仕累贈銀青光祿大夫妣同安郡夫人張氏安康郡夫人呂氏公弱冠補太學生嘗升舍會父致仕當補官公友愛其弟推與之政和四年別以門蔭為將仕郎調孟州刑掾改河北糴使司幹當公事選克大晟府脩製大樂管幹文字以生母令人崔氏心喪去官服除用前

糴使賞改宣教郎為河北轉運司幹當公事提舉洛口交裝催促綱運擢尚書司門員外郎出為蔡河撥發宣和元年冬徽宗召對稱旨命知宿州明年方臘起連陷郡縣數十羽檄調重兵擊之所過騷然宿為往來要衝凡軍需獨前期告辦民以不擾久之以治郡最一路除直秘閣四年夏童貫退師白溝公適入覲帝命乘驛按之盡得其狀未幾以將作少監召賜緋衣銀魚數條積弊多所裁革遂長監事賜服金紫六年正月遷殿中少監入謝帝諭以裁冗濫梏侵漁公悉意奉行一時號為稱職靖康改元幹離不深入道君將幸南朝廷議狩襄

鄧中外洵：士大夫潛懷向背欽宗雅才公擢徽猷閣
待制添差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使實欲調護道君
行宮也人謂公且辭行公曰此非臣子効力時耶以正
月三日受命而是夕龍德之駕倉皇出通津門公捐家
貲募兵民擊河凌通御舟遂從道君踰淮渡江是月十
五日次京口時虜已破京城道君命所在州止東南通
角又上供綱運毋令虜得又高俅總領禁衛三千留控
淮津惟童貫將勝提兵三千實從會二浙勤王兵三千
人過鎮江道君命留之疊三事而疑似之言寢聞於是
有上書天子乞斬童貫等六人者二十八日詔聶山為

發運使代公密圖之而與公在京差遣山行有日尚書
右丞李綱言於帝曰斥貫等一詔書足矣投鼠不可不
忌器帝曰朕意亦然罷山不遣而公以二月末至關帝
召對首問道君安否公敷奏詳明帝喜曰流俗紛々朕
皆不信也明日復召至延和殿授使指令奉書行宮公
頓首曰臣備數從官蒙任使敢辭難乎顧愚慙不能道
兩宮之情死無以塞責帝曰朕自道君在外我食不安
彼小人何知動輒猜問不可不慮卿頃嘗將命至春坊
又久在禁省吾父子知卿故舊藉卿一行往矣道此誠意
用釋朕憂公知不可辭即奏云陛下仁孝天下所共知

况臣親聞玉音敢不竭力帝曰朝廷昨命童貫留守京師貫輒不告而去名為扈從實遜耳議者屢請誅之朕以其在道君左右第貶池州卿為我奏遣毋令舉朝尚以為言也公曰謹奉詔乃三月四日再除公發運使填高衛闕暨明日入辭帝曰更有一事黏罕再犯澤潞朕以道君未歸屈已懇和須其退師即遣奉迎使詣行宮問歸期不然遊騎脫復渡河豈不驚動君父公曰聖慮及此可與天通非群臣所能及也帝日宦者取書起立授公：退即疾馳不三日至符離俄報云道君入虹境矣公率官吏迎拜河上道君召公登善濟舟公進書備

道上意道君蹙然曰比因流言致朝廷相形迹監司州縣觀望風指往：忘分慢職因條舉數十事每及一事即泣下云：公曰方都城晝閉中外隔絕雖御前號令州縣或不奉承非獨行宮也守令之罪益不容誅朝廷何預焉道君意乃解公即奏臣出京師時聞童貫貶池州今猶未行何也道君曰勝捷兵隸貫未知所付公以便宜奏云若付宇文粹中而以范訥為副宜可道君曰善召二人使交兵明日道君語公童貫得勝捷軍情驟罷之且生變奈何公曰貫平日敗壞軍政西北之人怨入骨髓今斥去乃所以安衆生變之語殆貫自解耳道

君趣貫行一日道君復語公內禪自出我意雖皇后亦
不與知况群臣皆欲保家族敢與此耶我終出門姦人
便欲貪功離間是無天也再及遮角等三事法然曰我
為國家過計爾得毋以此致疑乎公曰臣造朝總數日
無日不召見主上誠孝由衷思慕形于言色雖百小人
進間言決不能入若廷臣則陛下何恤道君曰帝知我
急歸否公曰主上正以黏罕在澤潞故願陛下少留京
口以待奉迎使與儀物偕來臣固疑迴鑿太遽而未敢
啟也道君曰兩日待說偶未暇只為無裹粮住得耳公
驚曰臣雖被召去自有淮浙兩路漕臣及發運使副在

揚潤顧不能應辦耶道君曰有一文字待付卿令左右
取匣中文書來公跪讀之乃尚書省付知宿州林箎劄
子也初州有御前竹石錢十萬給道君過州時親筆付
箎取其半箎總輸二十之一而以其事上尚書省尚書
符宿州其以錢上京毋擅用後題正月十三日、下獨
執政官一人簽書公讀畢奏曰陛下在位久凡御札寶
批及三省批旨若畫可畫奏聞有不作奉聖旨付外者否
道君曰無之公指堂帖曰此既無聖旨二字又未嘗徧
書宰執非朝廷意甚明殆圍城中小吏作常程行遣而
當筆者不察爾臣非敢游說以寬聖慮也道君視之欣

然曰卿言是我未思此公隨事解釋大率類此行宮次
南京公以帝命請先入奏道君乃以書授公且賜手詔
一通大畧謂嗣聖遺宋某齋書至遂得通父子之情話
言委曲坦然明白由是兩宮無纖毫憂疑至以公比張
仲孝友公再拜跪受訖夜以小舟馳去比至虹橋宣召
者踵來公奔至崇政殿門謁者云上留宰執待君已有
旨免朝見止常起居可也公及階帝已起立連問道君
遽歸意公不敢隱畧報語繼以堂帖進呈且具道所以
解釋道君者帝悅曰卿應對甚善當議褒賞公曰臣將
命無功免責為幸賞非敢冀也還部未幾臣僚劾公奏

宿州事為魯持離間而大臣獨書劄子者從中助之詔
落職與在外宮祠言者不已七月再貶單州團練副使
永州安置紹興元年復朝請大夫次年始得提舉亳州
明道宮凡歷八任改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積官右朝
議大夫二十七年光堯壽聖太上皇帝眷懷舊事命取
徽宗所賜手詔以入親為製題記數百言宣示百僚襲
藏敷文閣又下詔暴公之忠還其舊職歲賜藥石眷待
甚厚惜公已老無意於仕矣後四年遂納祿轉右中奉
大夫是歲六月二十日終於正寢實紹興三十一年享
年七十有六訃聞贈右通奉大夫賻黃金百兩錄其孫

三人制詞有學知守其家材實裕於用被遇徽廟竭識
靖康謨訓具存忠勤可驗之語然則公蘊蓄雖不盡施
於世亦可無憾矣公事親孝接物誠出於天性非勉強
而然幼篤志問學稍長多識名士其聞見議論皆有根
柢晚築室章江上益以文史翰墨自娛故士大夫樂從
之遊坐客常滿公待之無戚踈夷險一與竭盡雖遇橫
逆不校也先娶李氏再娶張氏皆追封令人二男子奇
右從事即早卒仲甫孝謹儒雅今右承務郎克江南西
路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二女適進士呂溥之右
從事即呂耆碩孫男三人文饒文翁文成女適右脩職

即劉泌鄉貢進士魏好信餘尚幼曾孫曾老巖老女一
人仲甫以是年九月二十七日葬公於洪州新建縣柳
花鄉西山麓珠陵波岡之原使來求銘惟我先夫人宋
之自出某為兒童已識公每聞其道靖康間事皆可書
而誦也其後入史院為編修官以諸家所上太史書叅
考公言無不合者故於論次特詳焉夫其大節詳矣他
固不嫌於畧也銘曰

泰寧之世士趨寵榮一蹈時艱則謀其身其自是謀
國于何恤君臣父子秦越肥瘠有美宋公相門之英
騫翔禁密曰惟才臣平居涖官稱職而已逢辰之虞

惟上楚使靖康炭：外獮內訌不受其躬調護彌縫
我惟忠臣爾覆醜正衆言淆亂盍折諸聖：有一言
萬世不疑巍：三朝先後同辭祐陵紀之欽廟倚之
明：紹興又增美之孰不忠孝孰晦而顯天亦耆之
式燕爾晚保有令名言歸茲藏載祀邈綿毋或懷傷

子柔弟墓誌銘

乾道二年

亡弟子柔仁而剛敬而和敏而篤學幼事母孝長從兄
順與人交忠信廉遜其存心主於厚而自期甚遠其容
貌美秀悻實善觀人者與談五行者負風鑑者皆曰是
必貴且壽然年止三十三再與計偕而已嗚呼非君不

幸予之不幸門戶之不幸也初紹興庚辰春予官學省
君以七月自吳門來道得小疾相見時輒為談語八月
寢劇十一日神識湛然而逝後六年當乾道丙戌十二
月二十八日子自上饒改葬先夫人於吉州廬陵縣膏
澤鄉長岡之麓乃祔君柩於兆域後五十步成君志也
周氏世鄭人徙吉三世矣曾祖中奉大夫諱某祖左大
中大夫諱某考左朝請郎太學博士諱某先夫人姓王
氏君既沒哀遺草得文三卷語皆驚人使少假之年必
將追騷人而與遊望聖門而力造肯訖是耶君名必強
子柔字也娶濟南韓氏無子予既求宗姓繼續其祀又

哭之以辭曰

嗚呼子柔今安之乎英氣凜然戢于斯乎惟顏回短命兮聖不幸而嗟咨如鄧攸乃無子兮信天道之難知彼一而君二兮雖塗之人猶涕洟况手足之痛兮慘猶甚於屠割已而已而九原不可作兮誰知我悲

文士慶墓誌銘

乾道三年

文生安國將葬其父士慶泣而請曰安國不天遭罹大艱今歸窆有期敢乞銘於執事其幸賜之昔我世父辰陽公卜兆廬陵族葬諸喪之在江南者生首挾錦囊之術來相大事其宣力甚至義不可以弗從也乃以士慶

之行詢於閭里皆曰其持身慮其濟人勇聞世有浮圖法者謂齋戒所以為善施予所以植福於是終身行之既得疾預知七日告違於常所來往屬纏不亂已而赴乎者咸重惜其死噫亦可以為此鄉之善人矣士慶字善積世居吉州廬陵縣之永和鎮享年六十有四娶劉氏生二男一女惟安國存焉其終以紹興壬申十月癸亥而以是歲十一月丁酉葬於鎮東金鳳山陽田之原銘曰

生有以養死有以葬壽不至於夭而祀不至於曠又何快乎

靖州太守吳君順之墓誌銘

乾道四年

公諱順之字伯思其先建安人曾祖太常丞方天聖中與兄正肅公育及京俱以文章稱同年登進士第歐陽文忠公所謂吳氏兄弟名聞天下者也正肅以才猷議論被遇仁宗入叅大政出殿藩輔而弟正憲公克又以嘉謀直道相裕陵遂為宋大家惟奉常位不滿德累贈金紫光祿大夫正肅既從其皇考葬鄭州正憲亦葬開封于是建安之吳多占籍北方而公為雒陽人也曾祖母隴西郡夫人李氏祖安行左朝議大夫祖母恭人陳氏父似耀州三原縣丞累贈右銀青光祿大夫母武陵

郡夫人程氏公初以祖蔭補太廟齋郎政和二年為將仕郎鳳州河池縣尉歷監楚州在城清酒務用舉者陞從政郎宿州刑曹掾吏誤入民死罪公讞正之改宣義郎知醴州武功縣未赴徙宿州司士曹事欽宗登極轉宣教郎賜服朱銀靖康初添差徽猷閣待制宋暉為江淮發運使辟公幹辦公事俄省員罷遷通直郎建炎覃恩轉奉議郎遷知福州侯官縣中原方拏兵盜亦起劔建間軍需急甚公應辦如無事時轉運判官魯詹等列薦於朝進承議郎以寵之州歲賦荔枝擾民又公帑取物無藝公曰邑困矣願少裁其數守帥不樂公遽請祠

得主管江州太平觀紹興詔書求人材前宰相李公綱
汪公伯彥皆薦公擢知海州改連州姦此節禮聚眾剽
湖廣久之就降號義丁禮仍統之常禁以肆官吏無敢
究切公取尤暴戾者磔于市餘帖之畏服連故多坑冶
旁郡上供銀率取給焉歲久負繁民破產莫能充公力
請蠲其半免符下吏民抃躍繪像以祠秩滿主管台州
崇道觀尋知汀州境素多盜戍兵驕不可倚公擇郡卒
千餘晝夜閱習未幾皆可用盜以不作郊恩賜三品服
于是自承議郎積功次五遷至右朝散大夫去為邵武
軍遂以右朝請大夫再知汀州未上復主管崇道觀起

知復州移靖州：本夷境一語不酌輒白及相向謂之
仇殺甚則合黨群起謂之結門款異時守皆武臣文法
濶畧公初以文臣臨之下車語寮屬曰蠻夷荒忽不威
制則玩不靜治則擾乃大修城池集禁卒教以挽強徐
召其酋長戒曰安爾巢穴毋犯省地犯且誅爾亦命守
城寨吏彼不生亂毋擾彼矣先是數十里間有崖頭蠻
數相仇殺畏公威不敢動羈縻州有相率請輸丁米如
近地徭人且歲時貢獻於朝者或謂是可通蜀道宜納
之笑曰守邊莫如安靜吾老矣豈紛紜以求進哉暮年
公知疆場既寧則增闢學舍以道藝進諸生即城東葺

社稷壇凡可以化其民者未嘗鄙夷之風俗浸熾矣代
還卜居筠州隆興元年八月甲戌以疾卒享年七十有
六是歲十月乙酉葬於隆興府新建縣江崖鄉招賢村
之原公生名家通經力學早自植立性極孝友朝議公
疾躬治藥餌不斯須去左右逮其卒欲以遺孫解官行
服仲父禮却之公曰祖喪從厚不亦可乎自言河南府
竟如劉輝故事後當任子推以與姪若姪孫平居待人
一以寬恕及在官遇事則果敢能斷省訟牒決疑獄吏
服其精敏然聲色未嘗厲也持己尤廉潔公家財無絲
髮妄用善鈎校隱欺故所至不加賦而用足歷守數郡

雖無赫々名去必見思在仕途久年除次補不務速化
一其初終有譽無瑕可謂難也已初配宜人陳氏翰林
院學士繹之孫前五十七年卒再娶宜人雷氏國初名
臣德驥之後前十年卒至是合葬招賢二子藹右文林
郎蔚右從事郎皆好學有吏能一女適右從政郎梁敞
孫男二人千乘千秋俱將仕郎女二人長適右迪功郎
朱時中次未行昔我亡姑實歸文林君故來請銘乃為
銘曰

猗與吳公園外而方中強其志而巽其容人徑而達
已緩而從不阨於窮不極於通以卒其功以壽其躬

猗與吳公可謂有終

省齋文稿卷第三十一 終

省齋文藁卷第三十二

周益文忠公集三十二

墓誌銘

文林郎劉君令猷墓誌銘 乾道六年秋

紹興辛未春廬陵郡貢士對策集英者四人予與辰告
劉君齒齊而志合相好也既唱第予注徽掾君亦得尉
外邑將同寮焉未幾予易中都官而君丁外艱或離或
合率數歲一見隆興改元予自左掖奉祠歸君方築室
治園圃教侍女吹竹彈絲以娛太夫人予數過之相得
益歡乾道三年君去佐武陵幕予計日需其歸五年冬
乃聞君遭母喪纔浹旬以毀卒予哭之慟明年春諸孤

持道州永明縣主簿彭恪狀來請銘予方以使闕奏事未暇作也秋八月書來告曰塤期迫矣幸賜之銘噫尚忍銘吾止友也夫君諱令猷辰告字也其先自金陵徙家吉之太和縣曾祖紹不仕祖及甫贈右宣教郎考諱獬左承議郎通判德慶府號通明更其卒也侍讀胡先生為誌其墓母歐陽氏君少穎悟年十四別駕公令東流君一試池校輒魁諸生自是益刻意問學文采日新初別駕年二十五由鄉舉登科君亦如之歸拜二親里閭嘉嘆調婺源尉不克赴主贛州興國簿吏以例齋銀若干來迂君曰例可承耶却之或曰如他人何君悟曰

簿廨寓僧坊三十年盡斥賣為土木費乎役遂以成後人賴之邑令同里劉公子昂健決能治劇得君大喜相與通譜系君悉心佐之政遂為一路最秩滿循左文林郎調常德府觀察推官一府咨賴他郡有疑事部使者必付君平決無不中理諸公交薦之湖北控川峽岸洞庭連辰沅號險阻荒絕沿檄者率規免惟君未嘗辭奔走殆無寧歲竟以此病然猶自力恐貽親憂會太夫人卒君病遂劇以十一月十八日亦卒享年四十四歸葬於廬陵縣連山桐木岡元配易氏祔實六年十月二十六日也君再娶曹氏慈聖光獻皇后曾姪孫易夫人生

五男召孫子孫宜孫者孫吉孫皆力學有父風孫男女
各二人君天資孝友心計精密別駕平生樂施喜客家
無餘貲君未冠幹蠱已有聞盡買婦財易良田約用而
豐施以養父之志父沒庶弟諸妹婚姻無失時者經紀
娶媾家使其幼稚有立常產不墮人皆義之姻黨有獄
吏卒方圍捕親屬駭散君奮身當其門衆帖：無敢暴
家貲以全其急病好義大率類此嘗考試宜春江陵解
進士郭昌明彭大年高剛中高岑明年皆擢第兩邦稱
為知人嗚呼君有絕人之才宜為世用而賦命止此予
既悲而憐之且自愧昔者不能推賢揚善負朋友之責

也故追叙情好而系之以銘曰

嗟惟君才且良富術業耀辭章如用我何不減劍發
斨折其剛彼蒼天命靡常尚無憾嗣方昌

右朝請大夫魯公魯公墓誌銘

乾道七年

近世有儒學起家銳意功名之士曰魯公如晦官雖不
大顯於時而姓名籍：班列中始予自金陵入朝以婦
家有連相好也會完顏亮將渝盟公日詣丞相府論天
下事纒：不止諸公雖知其才而不能用常以是惜之
其後予歸廬陵絕不相聞者累年會公弟季欽奉使江
西予問如晦今何如季欽曰吾兄宦遊不遂退居里中

無意世事矣暨予還朝則聞公屬疾未幾季欽遂以其
訃來且狀家閥行事使之銘義不可辭公諱譽如晦字
也其先秀州嘉興人徙海鹽之武原曾祖延厚祖惟辨
隱居不仕父壽寧任右奉議郎贈右通奉大夫生六子
力教以學長啓登第宗寧間終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公少尤刻苦紹興五年與季欽同登進士第自是魯氏
子弟競勸舉於鄉者歲增多公初調建康府溧水縣主
簿帥葉公夢得材之命行江寧縣事百里以治葉公儒
先吏師與公論文計事率至夜分其親厚如此俄丁外
艱服除為淮西江東總領所幹辦公事分司池陽邊烽初

息軍費冗濫公檢柅其姦歲省不貲魏公良臣出守一
見歡若平生遂通婚姻用薦者陞左從政郎徙淮西茶
鹽司幹辦公事兩淮惟置漕臣刑獄常平茶鹽事悉隸
焉諸司有疑事輒屬公區處無不中理舒州五邑爭承
久不決公為決之改左宣教郎克通州：學教授主管
台州崇道觀起為淮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帥劉綱
鳩民兵十餘萬將校數百聲 北方公贊助為多綱卒
衆將亂公訓曉撫循一軍帖：虜焚權塲邊民洵懼公
鎮之以靜人為按堵入主管官誥院完顏亮既斃太上
視師江滸詔公從行兼領進奏院文書填委整暇若平

時上即位遷大理丞治獄明恕為時所稱公三仕於淮
雅知南北形勢兵將勇怯至是輪對為上極言之且請
擇大將以重兵屯形勝地無事則力不分有事以逸待
勞此上策也上深以為然兼戶部右曹郎官民有詣御
史府訴婚田者輒請付公皆得其情上方樂聞忠言詔
侍從臺諫各率其屬條具弊事公言風俗未正紀綱未
立賞罰未當語甚切至頃之請治郡得池州隆興二年
虜再窺邊趣公赴鎮淮人日夜南渡公竭力招集至者
如歸軍士有得信箭刻虜書云：者公笑曰此姦人詭
搖衆爾不為動闔境晏然先是諸郡調丁壯防江擾甚

虜師退公以便宜散遣朝廷咨美仍詔他郡如之清溪
出城南水潦泛溢人病於涉唐會昌中刺史李景業始
築大堤於南續長橋於北揭名通遠往來便之歲久浸
壞公命增築新堤自城屬齊山延袤數里翼以嘉木醜
水為三道橋跨其上別揭新名迄今以為利乾道元年
江浙大饑上焦勞甚遣使旁午會九華綿山竹生實飢
我_民就食日千數公思有以寬上心具以聞而言者指為
導諛非本意也坐罷郡士民懷公惠政爭挽留不置尋
復主管崇道觀起知真州已而歎曰吾志大而命不副
歸與以佚吾老初公築通隱詩人何卿麒洪翰林邁王

端尹十朋王司寇拒皆賦五言以美之至是改曰遂隱
自為之賦客至輒歌呼飲酒間以琴奕酣適竟自素喜
釋氏書晚自謂有所悟哀樂得喪泊如也七年十一月
六日以疾卒於正寢享年七十有六積官左朝請大夫
致仕娶陸氏封宜人前卒四子可簡左承議郎通判舒
州可適右迪功郎嚴州司戶叅軍贈右承奉郎皆力學
工辭章前卒可輔亦早世可復右迪功郎廣德軍廣德
縣主簿濟美垂裕庶其在此二女適左奉議郎樞密院
編脩官孫雄飛右儒林郎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
所糴場魏仲恭孫男九人珏开羽茲所開弼翼輩女二

人適右承奉郎周準右迪功郎蔡興文曾孫男三人之
茂之柔之純女四人明年三月壬申葬於湖州歸安縣
至孝鄉僊嶺與宜人同兆公性樂易事父母友兄弟根
于誠處朋友姻戚間皆得其歡心家範整：子孫率勸
飭雍睦尤喜周恤親族鄉黨義之天性嗜書少老如一
所論著要以名家者為師法有文集三十卷漢紀攷異
十一卷集皇朝要覽一百卷又嘗進江淮表裏圖上邊
防十二事蓋將考古驗今自見於功名惜乎非遂也哀
而系之以銘曰

人患無志不患無位人患不久生功不患不成嗟吾

如晦由郎而守仕非不偶踰七望八年孰非壽然而志鬱於初功弗究其圖已乎已乎其亦命矣夫

鄉貢進士歐陽耿仲弇墓誌銘 乾道九年

歐陽氏族望廬陵而家於永和鎮者尤以儒稱吾友耿仲又永和之卓然者也憶予游場屋時耿仲已嘗舉于鄉與其仲奕叔并季彛號里中四傑雋敏辨博衆屬目焉他日過其居翼之怡之有古人風予每語人是家宜興其後仲叔相繼早世耿仲復屢抑於南宮遂卧末疾乾道九年二月壬辰竟不起嗚呼予識君兄弟終二紀襲裘而吊者三今惟季也巋然當門戶命之難謀如此

寧不嘆以悲乎子扶卜以四月癸酉祔耿仲於鎮東金鳳山祖墓之次銘予責也故不辭耿仲諱弇朝散郎通判澶州掣之曾孫隱君子璟之孫貢士襄之子少穎悟善屬文袖書謁御史田公如鰲許以遠器甫冠與計偕益嗜學不倦後進爭從之往之法其言行有所植立不專為科舉計也享年五十三平生喜著述類成五十卷號鳳山集娶陳氏實生扶能世其業三女適進士曾顯祖吳從義一未行二孫次蘇季蘇女一人銘曰

德焉無瑕學焉無邪亦既振厥華謂將昌其家而止于斯吁其奈何

清遠縣令鄧君洵侯墓誌銘

乾道九年

乾道八年冬清遠縣令鄧君卒葬有日敷文閣直學士
胡公大書官族蓋其墓孤溥復來謁銘予謂得胡公書
不朽矣奚以銘為溥請益堅乃為紀初終於下方君諱洵
侯字元直世為吉州廬陵縣人曾祖河祖注父衍皆業
儒母曾氏生四子而君為季年十五由縣庠升泮宮試
藝日有聞預宣和上舍貢靖康改元同其兄洵美邦彥
涇舟與計偕而涇舟遂中第里人稱焉君既篤學且練
習世故樂善喜為人師監司守令爭延教子弟家永和
鎮有宅一區附郭田二頃伏臘賓祭有以自足筆耕文

績力也然每上春官輒不利嘗再對策集英殿下再納
勅牒而歸今天子即位特補將仕郎而君病矣吳興芮
公燁賢者也漕嶺表辟君廣州清遠令瓊帥復召君為
屬皆不果行卒年七十六易箚猶題詩示子孫初君以
十月十九日昧明生其死也月日時適同眾頗異之娶
鄉人歐陽元老女有懿行年六十九前君五年卒葬青
石之長岡一男溥也孝而勤於學四女嫁進士立大章
曾尚文餘天孫男三人良臣忠臣正臣女三人葬用九
年十二月辛酉其地在縣之膏澤鄉灘頭平相嶺君所
自卜也銘曰

試言於廷不潰於成覃慶天飛疾窒其亨何志之閱
而命之屯尚崇其墳燾後之人

叔外祖奉議郎王公寬墓誌銘

淳熙二年

公姓王氏其先永寧軍博野人世業儒曾祖亮中天聖
進士第以能守邊易武階至洛苑使贈右武衛將軍祖
察少辭任子思不就韓忠獻王宣撫陝西薦其才而官
之終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贈屯衛將軍改中散大夫
葬相州之安陽子孫遂為安陽人中散長子諱復屢典
名郡終供備庫使封文水縣男贈少師次諱後朝奉郎
贈朝散大夫娶杜氏實生公字天民宣和五年以父

任為將仕郎紹興初補迪功郎昭州司理叅軍以親老
不赴六年主洪州南昌簿秩滿丐監西京中嶽廟以便
侍養陞右從政郎調福州閩清令聽斷精審吏無敢欺
洪水暴至公禱南山水即退闔境神之去為豐城縣
當川陸要衝素號難治令鮮終更者公至則大治會齊
述嬰贛城叛王師出征公未嘗秋毫賦民而過者畢給
部使者行邑其徒隸以供張去吏請責償守驛者公獨
具名物檄取之郡卒持符至怒餉謝不如欲粹吏喧庭
下公杖而繫之積二事臺府外稱其正而心弗喜也人
往為公懼公曰不過不吾薦耳焉能害我終亦無他

徙吉州太和令太和尤號難治又乘舊政廢弛公剷除
蠹弊束縛奸宄聲譽赫然盜自他邑來尉不能拒吏民
驚避公自率眾擒之終數月丁內艱而去時二十五年
也服除調衡州安仁令三十一年論太和功改右宣義
郎知江州瑞昌縣轉右宣教郎卜姦植良人服其能轉
右通直郎賜緋衣銀魚乾道七年通判柳州轉右奉議
郎九年主管台州崇道觀淳熙二年六月卒於正寢享
年六十有七取宗室女先公二十二年卒贈孺人四男
簡籌箴篆三女俱未行孫男二人泚澄女二人公天資
明敏尤長於吏事使遇盤根錯節攄發游刃必將振耀

世一取富貴如拾地芥而淹屈州縣汨以老其命也
夫初公葬太宜人於撫州臨川縣靈臺鄉烏龜源遂家
臨川遺命卜葬於塋側諸子乃以是歲八月二十四日
襄事使來取銘公於先夫人為從叔凱風寒泉之思其
何忍辭銘曰

惟吏之能以公售私用力雖勞人孰汝宜公才敏明
而守堅正寧身之誦不撓其政周旋五邑民允懷之
纔佐一州奄其殆而天賦其能不畀以命嗚乎奈何
尚篤餘慶

承務郎胡君泳墓誌銘

淳熙三年

君諱泳字季永吉州廬陵人曾祖愷妣張氏以百歲封孺人祖載贈朝議大夫妣碩人陳氏張氏父澹菴先生銓以勁節危言為國司直雖小夫賤隸推髻并服無不知其姓名今為龍圖閣學士妣碩人劉氏紹興八年先生自樞掾黜佐福州幕道由姑蘇而君生故小字蘇即六歲隨先生謫新州已能背誦春秋詩人陳元忠試之如流目為春秋生先生再貶朱崖渡海道瓊故叅知政事李公光在烏見君頴悟許妻以孫自瓊過儋耳拜蘇文忠遺像於動鏡閣喟然興歎年方一星終人皆異之既抵朱崖先生聚徒授業諸生人執一經求訓解君甫

弱冠往：與討論二十六年秦丞相死先生與李公皆內徙初秦氏揭二公及趙丞相姓名於格天閣趙丞相前薨至是先生賦詩有閣下大書三姓在海南惟見兩翁還之句君口不絕吟先生曰孺子可教因授以句法三十一年春侍先生歸廬陵講道家塾兄弟怡：如也今上登極先生自吏部郎不逾時以左史入詞掖遂為兵部侍郎君日從中朝名士遊聞見浸博隆興初郊奏補右承務郎家居累年或勉以仕則曰吾斯之未能信乾道七年先生固命君類試中之虞丞相邀與相見畧不干以私調監淮西江東總領所太平惠民局兼監行

宮雜買場先是先生得旨進所解易春秋及二禮君日夜編次讐校先生賴之淳熙元年春君當之官而不忍去親先生曰吾固欲泛大江遊金陵其亟具舟吾與爾俱君乃迎侍以行留守劉公珙以二府重望少許可獨禮君厚薦之公車二年秋得寒疾逾月病益侵呻吟皆詩間作樂府詞旨超詣十一月庚午竟不起得年終三十八配卽李氏其父孟堅終淮東提舉茶鹽生三子槻槩程又有遺腹君人物爽邁天資孝友幼居母喪如禮事所生母袁氏盡敬學有家法嘗讀橫渠易至心化在熟擊節曰至言也請終身誦之雅好吟詠慕陳后山而

學焉某蒙先生不鄙間許唱酬君輒用韻見貽語皆驚人蓋天才有過人者克其素蘊必將發聞於世一病而逝可哀也已弟泮浹瀟及其孤奉先生之命卜以三年夏四月壬辰葬君吉水縣中鵠鄉白蓮塘之原使以妹婚葉昌嗣之狀來請銘某按禮記延陵季子適齊而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既葬而封既封三號遂行孔子曰季子吳之習禮者也蓋言其在吳為習禮耳既而曰季子之於禮其合矣乎是又疑之詞也周禮以長子為門子謂將代父當門者也其事重矣昔就其養於所居之官今返其柩於父母之邦若先生者可謂知禮矣銘曰

木生荆山既厚其培雨露濡之庶幾條枚飄風振林
秀者先折天乎奈何尚茂來葉

朝散大夫直顯謨閣黃公石墓誌銘

淳熙四年

公諱石字圮老姓黃氏世為温州平陽人曾祖邃祖嵩
父理有聲太學贈官至朝奉即母陳氏贈宜人公幼篤
學及長識慮精審喜論國家大利害紹興七年投匭上
書言內事可治者七外事可治者四天子異之下其書
給舍皆謂切時可行詔永免文解加賜束帛明年遂中
進士第補左迪功郎融州觀察判官未赴改福州學
教授學規素弛公命正錄而下各舉其職諸生或不告

輒出公曰此職事不職也盡罷之聞李葵李楠林之奇
為眾推服即走其家備禮延致學田租故為吏乾沒供饋
日朘公大加括責歲輸數倍於是增置弟子員優給職
事以俸而督其藝業帥左丞葉公夢得賢之薦於朝葉
公尋奉祠闔郡郊餞獨頌公曰子且顯其自愛袖出前
執政薦章畀公其見器如此秩滿以書抵秦丞相曰上
踐祚十九年儲貳未立安危所係孰大於此公獨不開
陳乎不報得西外敦宗院宗學教授視事踰時丁內艱
二十二年免喪秦丞相尚當國公申論前事秦曰君謂
某向不省耶面舉百餘言而以時未可為解復得南外

宗學教授丁父憂不赴服闋沈丞相秉政公以語秦首
語沈：亦不能用授建康府：學教授而去二十九年
留守張忠定公召赴闕公送以書大略言內則國本未
定闕寺寢昵外則北虜懷貳大將乏人國用不給張公
咨美既入對言儲貳尤力適契上意未幾遂行典禮三
十一年冬完顏亮死議者爭欲乘機進取會太上皇帝
視師金陵公獨陳八事謂宜按甲休兵徐俟虜變其後
諸將果然無功駕還臨安公以銓格改宣教郎選克諸
王宮小大學教授主上登極轉奉議郎賜服緋銀乾道
元年九月輪對論二事其一曰舜大治而禹益儆戒無

虞成王守成而周公作無逸真宗東封還孫藉上書勸
無自滿假召試賜出身今南北始和願陛下以舜禹成
王真宗為心益自戒懼無或暇逸上獎諭云卿言真致
治之本其二曰儲君學問當求堯舜禹湯文武之用心
不當如書生分晰章句締繪文詞時莊文太子留意於
詩公故及之上大喜曰朕固嘗以此諭太子卿言正與
朕合退朝以章送東宮且批付中書黃某與陞擢差遣
今晚便可擬來遂除校書郎入館不試蓋異恩也十一
月進著作佐郎二年省試初擬公點檢試卷上特陞叅
詳官三月再對力陳正心出治之要上曰卿言不諂且

月五日集
省齋文集卷之二
十一
夕別有委用四月兼權司封郎官十月為真仍兼司勳
十一月太上聖政書成以公經脩進秩一等四年夏三
輪對力言陛下為治雖勤而未得其要且用人當辨才
與德其語益剴切十月除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卷十
一月改右司員外郎廷尉讞囚有父被毆不死而其子
托以復仇殺毆者二人朝議貸死公言父未嘗死而置
殺人之罪他日頑民與人有仇導父使鬪從而殺之將
不可禁如死者何詔是公議五年八月進左司時公與
左相善右相不樂也會蜀人蘇森乞用元祐黨籍恩補
官右相欲與之公言紹興六年雖許補官尋以偽冒故

八年終令免解既克前勅矣右相滋不悅公遂引去除
直顯謨閣江東轉運副使六年行部值諸郡大水壞太
平圩田公以其事申三省而重於再出擾人亟委官相
視賑濟且奏其施設之序三省得初報即取旨差公躬
親按視命方下而委官之奏適至時左相已去右相劾
公弛慢不親行降兩官罷或勸之辨公曰吾失職獲譴
尚何辨聞者躉之六年冬主管台州崇道觀繼復原官
九年八月再任崇道觀淳熙二年十二月六日以疾卒
享年六十六積官朝散大夫妻宜人王氏某人之女男
裳迪功郎新衢州常山尉三女長適林俱次適迪功郎

月立公集
卷之二
五
湖州武康縣主簿毛寔季適迪功郎新臨安府司戶叅
軍林達已孫男女各一人其子卜以四年十一月壬申
葬公某鄉某里貸山之原使來請銘某昔與公分教金
陵雅相善故知公為詳銘曰

金華唐與政名士也知人而善評嘗謂杞老容粹而
溫心和而平稠人廣坐語如不出諸口間發一言則
辭盡而理明蓋靜而能謀柔而不傾學恥虛文而實
用之為貴論不阿世而君民之為心若此者可以為
天子之近臣矣嗚呼是為銘

省齋文稿卷第三十二 終

